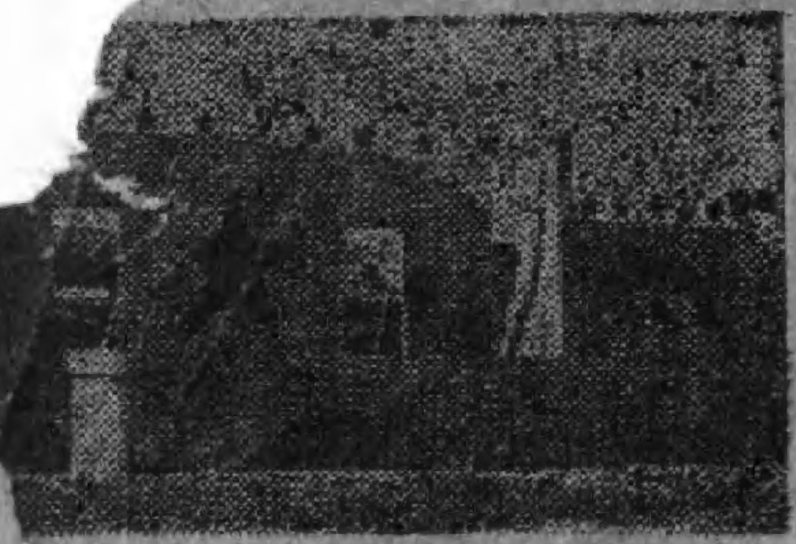
青青電影

出版第十七年

第十七期

·唯一老牌·電影畫報·



園遊會中舞台面

·陳克白攝影·

趙丹黃宗英夫婦在義賣場中忙着爲影迷們簽名情形

義賣場遠景

中興

電機工廠

復興東路七八六號

電話（〇二）七一六九一

電報掛號五六〇五六九

（主要出品）

變壓器，變流器
配電盤，油開關
令克，電磁開關
起動開關，鐵殼
鉛絲等承定一切
電氣附屬品

（兼修各種電器用具）

疰夏

在此炎熱的夏天，工作繁忙的人，體力消耗，營養不足，以致精神疲倦，食慾不振，終日昏昏沉沉，祇思睡眠。此種現象，就是俗謂「疰夏病」。一般人們，往往認為此是無關緊要，毫不介意，而使體內營養更顯缺乏，抵抗力更呈薄弱，對於健康影響極大，容易傳染夏天各種疾病，「九九維他」內含豐富的維他命，以及人體必需的礦物質等，是人人每日必需的營養要素，服後可以補足營養的缺乏。

（藥字75號）

H031783

與舒繡文，張駿祥諸藝人談

今後電影工作的方向

要為人民大眾服務

出席北平文藝代表大會的許多影劇團中的代表們，均先後回滬了。本刊記者在勞軍園遊會中遇到了導演沈浮，黃佐臨，張駿祥，編劇家，陳白塵，和名演員吳茵，趙丹，藍馬，舒繡文諸人，訪問關於在平文藝大會的印象和未來的製片趨向，茲將他們所發表的談話記之於下。

藍馬說：

「這次是為了學習去北平的，我是一個演員，特別注意到北平的演戲，在北平看了二十幾個節目的演出，很多是表演工農兵的戲，每個演員都提高了政治上的覺悟性，表演的戲正是人民大眾所需要的東西，個人感到過去在反動派統治下，社會政治環境是不允許一個藝術工作者去接近人民大眾的，只憑自己部份經驗和想像創造角色，這是不完整的，這次在北平看到表演工農兵的戲後，個人感到首先在政治上應加緊學習，自己要和工農兵結合起來，要體念工農兵的生活，惟有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實際和他們一同參加鬥爭，纔能瞭解他們的感情。

×　×　×

舒繡文說：

穿著一身列寧裝，拖了兩條小辮子，臉上沒有搽脂粉和口紅，她說：「跑這一趟，收穫可真多，最大的是學習了自我檢討和思想鬥爭的方法，檢討自己過去的工作，覺得沒有一點是對人民有貢獻的，那種由個人出發的英雄主義，應該澈頭澈尾的拋棄，在大會期間，看過了他們的戲，我自己真不敢再演下去，不學習就會掉隊落伍，我本來計劃埋名隱姓到天津去深入工廠做女工，體驗工人的生活，[illegible]想到軍事時期不久就會結束，和軍隊共同生活的良機不多，所以我還是回到上海來了，預備參加「四野」南下，如果可能，我要參加後勤醫院實際工作一段時期。」

×　×　×

沈浮趙丹說：

為着工作關係，在文代大會一結束就趕回上海，據沈浮，趙丹，吳茵談參加大會演出的各文工團就人數說：就有兩萬五千人到三萬人，節目自六月廿九日排起到七月廿七日還不能包括全部，戲劇是最能反應實際生活的，所以這許多老解放區的作品，真是無比的豐富和輝煌，其最大的特點，是真人演真事，第二特點，是它那種純粹中國風，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蘇聯。談到這裏，趙丹興奮而激動的說：「從前我覺得做個中國人真苦，現在我以為做中國人真是光榮。」後來談到電影事業，他們說中央電影管理局是最高的領導機構，係由袁牧之負責，將來電影事業的重點放在長春，北平和上海三處，計劃每年共出產四十六部影片，每部影片的攝製過程，大概有十個月的時間，其中編導有二個月的時間是搜集材料到羣眾中去學習體驗兩個月作為醞釀，另外六個月是拍攝，最後他們一致表示：「今後電影的道路，無疑的也是要和工農兵的大眾結合，為他們服務」。

×　×　×

張駿祥說：

電影工作者今後在中央電影管理局的領導下，都有機會走入工農兵的廣大羣眾裏去，關于自己的計劃，短時期間，寧可沉默，要多看多學習，以後再下筆，他不久將隨「四野」南下，作為生活的積蓄，工作的儲備。

×　×　×

熊佛西說：

「我這次到北平去參加文代大會，學習了很多東西，真是興奮愉快，使我的思想再不會迷糊了，一定要跟着毛主席走，學習毛主席的思想。」他接着說「我這次在北平看了許多好戲，他們的特點是把工農兵的靈魂表現出來了，把工農兵的戰鬥精神表現出來了，也就是表現了人民的力量，這在過去都市的戲劇是絕對不可能的，我自己今後一定要好好的做，過去，我在定縣辦過農村工作，但是那時認識不清楚，完全是領導主義，改良主義作風，現在我要在思想各方面都繼續學習，要使戲劇和工農兵結合，上海的工廠很多，如果我繼續辦劇校，一定要使劇校全體師生都和工人結合，向工人學習，把工廠變成舞台。」

×　×　×

應雲衛說：

「當我到北平去的時候，平滬間剛開始通車，那時沿途看到橋樑都損壞不堪，一月後回來，四十八小時的平滬通車，沿途原來損壞的橋樑都已修理完整，這是使我最受感動的，看出了人民的力量，人民是為我們作了工作，今後我們一定要為人民工作。」

推薦劃時代的新片

橋

編者

在十幾年以前，電通影片公司應雲衛導演袁牧之陳波兒主演的「桃李劫」影片公映後，轟動過當年影壇，明星公司出品過一部袁牧之主演的「生死同心」，金燄黎莉莉在當年聯華公司主演過孫瑜導演的「大路」，當年蔡楚生導演的「漁光曲」，這些以工人階級為主題的影片，在中國影壇二十幾年來，祇此寥寥可數的幾部，那是為了當時的政治環境限制，未能正確地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與鬥爭。

現在，在袁牧之領導下的東北電影廠出品「橋」即將在滬公映了，這是東北電影製片廠的第一部藝術片，在中國電影史上，這是第一部以工人階級為主角，以生產鬥爭為主題的影片。勞動人民自己的電影已經打響了第一炮，中國電影史上從此就開始了新的一頁，從意義上，應該說它是一部中國影壇上劃時代意義的第一部作品了。「橋」的編劇者是于敏，導演者王濱，「本事」刊載於本期後頁中。

電影工作者學習的趨向

從老解放區的戲劇裏，已經看到了工農兵的靈魂，表現了人民的力量，戲劇電影應該普及和通俗，那樣才有生命力，要使戲劇電影普及和通俗，電影的工作者必需是寫工農兵的現實生活，在寫作之前，更需要實地去學習他們生活的經驗。

·嚴次平·

青青電影

出版第十七年

第十七期

民國卅八年

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十日刊

本刊業已申請人民政府軍管會新聞出版處登記中

本刊創刊於民國廿三年四月

主編　嚴次平

記者　梅格

麗沙

孫化夷

每冊定價人民幣四百元

出版者　青青電影出版社

上海(18)永嘉路六九五弄七號A

印刷者　天華印務館

上海東自來火街一五○號

特約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蚌埠開明書店

九江文風書報社

南昌新潮書店

南京廣益書店

杭州西藁書局

華北總代售

天津日報北平第二分銷處

北平前門西皮市廿二號

本刊廣告

青年廣告公司接洽

毛澤東的文藝方向（三）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

（續上期）

為什麼人的問題解決了，如何為法，這是第二個問題，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表現出來了，因為沒有弄清楚為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沒有正確的標準，當然更找不到兩者的正確關係，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譬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的基礎嗎？都不是，只是從工農兵的基礎，從工農兵的現有文化水平與萌芽狀態的文藝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裏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普及也好，提高也好，他們的源泉是從何而來的呢？無論是那一階級的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人民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和加工的結果，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着文學藝術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拙，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沒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與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也可以說是源泉能，但這是第二位的，不是第一位的，如果以這為第一位，便是顛倒的看法。實際上，書本和現成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與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見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製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批判的吸收這些東西，作為我們的借鑑，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加工成為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作品時候的借鑑。有這個借鑑與沒有這個借鑑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借鑑古人與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東西也必須借鑑。但這僅僅是借鑑而不是替代，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死人與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模做與替代，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與藝術教條主義，和軍事上政治上哲學上經濟上的教條主義的性質是一樣的。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羣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兵羣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自然形態的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加工過程即創作過程，這樣的把原料與生產。把研究過程與創作過程統一起來。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沒有原料或半製品，你就無從加工，你就只能作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自然形態上的文學藝術雖是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地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加工後的文藝却比自然形態上的文藝更有組織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也更帶普遍性。活的列寧比小說戲劇電影裏的列寧不知生動豐富得多少倍，但是活的列寧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太多，還要做許多完全和旁人一樣的事，而且能夠看見列寧的人很少，列寧死後大家再也看不見他了。在這些方面，小說戲劇電影裏的列寧就比活的列寧強。革命的小說戲劇電影等類，可以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羣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飢餓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着，人們也看得

米老鼠糖

水果捲糖

高貴糖果

·到處有售·

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羣衆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羣衆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加工的文藝，只有自然形態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普及的文藝與提高的文藝都是加工過的文藝，那末他們還有什麼區別呢？有程度上的區別。普及的文藝是指加工較少，較粗糙，因此也較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羣衆所迅速接受的東西，而提高的文藝則是指加工較多，較細緻，因此也較難為目前廣大人民所迅速接受的東西。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與敵人作殘酷鬥爭，而他們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愚昧，無文化，所以他們的迫切要求就是把他們所急需的與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向他們作普遍的啓蒙運動，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與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使他們同心同德的去和敵人作鬥爭。對於他們，第一步不是「錦上添花」的問題，而是「雪裏送炭」的問題。所以對於人民，第一步最嚴重最中心的任務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輕視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普及者若不高於被普及者，則普及還有什麼意義呢？普及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總是一樣的「小放牛」，總是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普及者與被普及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豈不又變成沒有意義了嗎？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裏，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在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範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範圍來說，外國的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只要是好的，也有指導我們普及工作與提高工作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但是一切提高工作的指導作用，都不是硬搬，硬搬就只會起破壞作用的。

除了直接為羣衆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為羣衆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羣衆中的先進份子，他們一般都已受過羣衆所受的教育，他們的接受能力比羣衆高，因此他們不能滿足於當前的和羣衆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不能滿足於「小放牛」等等。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但是這種需要，暫時還只是幹部的需要，而不是羣衆的普遍需要；適應這種需要應該是一個方針，但是不應該成為今天的整個方針或今天的中心方針。同時應該了解，為幹部，也完全是為羣衆，因為只有經過幹部才能去教育羣衆，指導羣衆。如果違背了這個目的，如果我們給予幹部的並不能幫助幹部去教育羣衆，指導羣衆，那末，我們的提高工作就是無的放矢，就是離開了我們為人民大衆的根本原則。

總起來說，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加工，而形成觀念形態上的為人民大衆的文學藝術；在這種文學藝術中間，既有從低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被提高了的羣衆所需要，或首先為羣衆中的幹部所需要的，比較高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又有反轉來在這種高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指導下的，為今日最廣大羣衆所最先需要的比較低級程度的羣衆文學羣衆藝術（不是所謂低級趣味）。無論高級的或低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衆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與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與做普及工作的同志的關係問題也就可以隨着解決了。我們的專門家不但是為了幹部，主要地還是為了羣衆。高爾基在主編工廠史，在指導農村通訊，在指導十幾歲的兒童，魯迅也用了許多時間與普通學生通訊。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牆報，注意軍隊與農村中通訊文學。我們的戲劇專門家應該注意軍隊與農村中的小劇團。我們的音樂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歌唱，我們的美術專門家應該注意羣衆的美術。一切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羣衆中做最低級的文學藝術普及工作的同志發生密切的聯系，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吸收羣衆的養料，把自己充實起來，豐富起來，哺養起來，使自己的專門不成其為脫離羣衆，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羣衆，表現羣衆，把自己當作羣衆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羣衆才能教育羣衆，只有做羣衆的學生才能做羣衆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羣衆的主人，看作高居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羣衆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未完）

上海 整容 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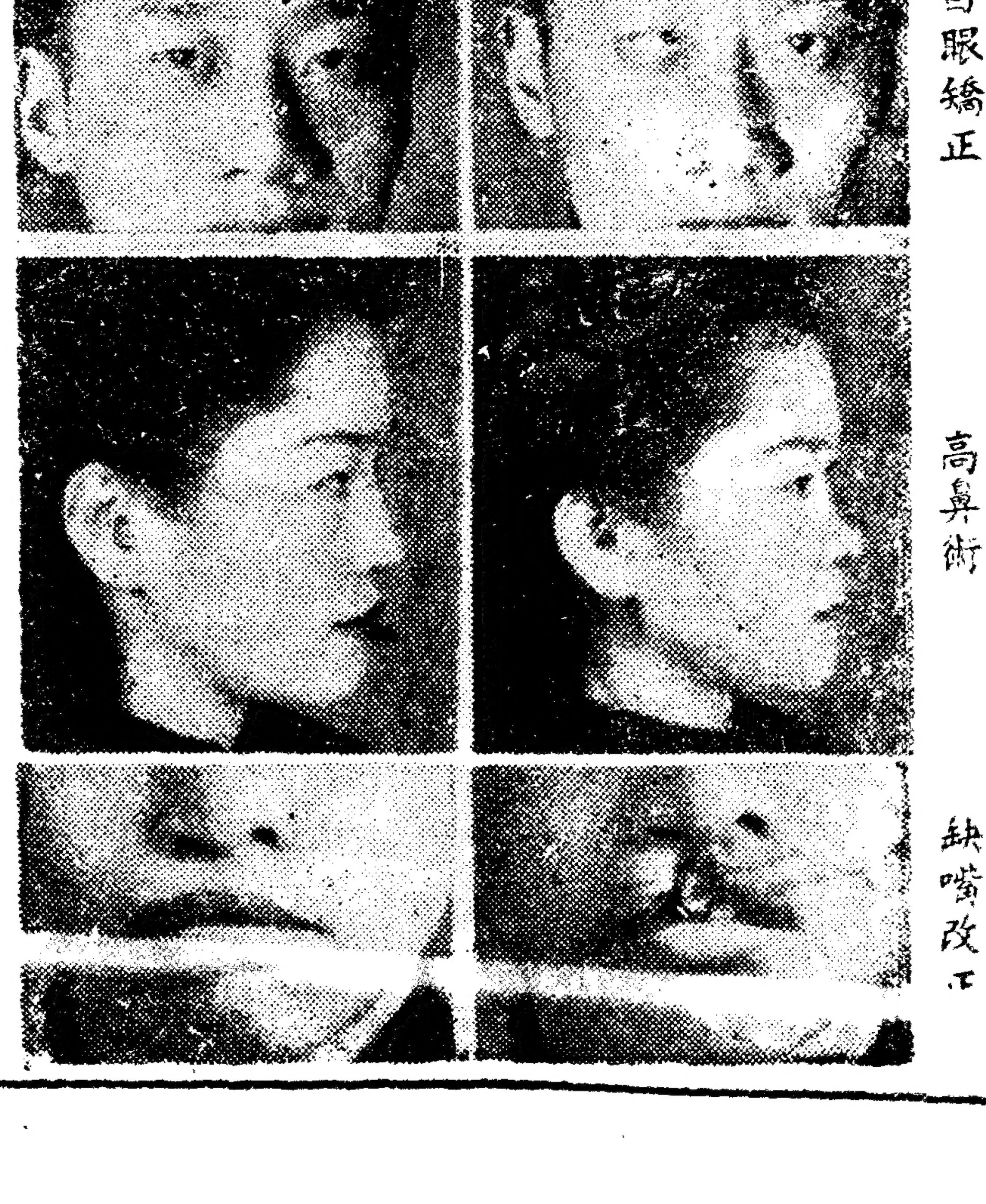
楊樹蔭醫師

專整

雙眼皮術　高鼻術　斜視 鬥雞眼 斜白眼　小眼　厚眼皮　假眼　吊眼皮　坍眼　垂簾眼　缺骨　陷眼眶　罩耳　厚口唇

羅□華小姐

經本院改造楊氏雙眼皮術



地址——南京路二三三號哈同大樓一樓一二五（抛球場）　電話一三六四四

影劇一个勞軍廣播！

大明星們在人民電台花絮

八月一日，是電影話劇演員播音勞軍的一天，是日上午十時到二時，下午五時至夜半二時，在人民電台舉行，播音節目，有短劇、朗誦、歌詠、平劇、及各種地方戲、雜曲、口技等，應有盡有，影劇演員及工作人員，參加者有二百餘人之多。

石揮大吹法螺

石揮，白荷二人担任報告，聽衆捐款的電話連續不斷而來，石揮說話的聲音聲，影迷們在銀幕上是聽慣了的，他在電台上担任報告也和銀幕上演戲一樣的發噱，笑料百出。

石揮還常在話筒中大吹法螺，為明星們自我宣傳，他說：「演員們一上銀幕，就樣樣都會，件件都能，申曲也能唱，常錫文戲也會：……」石揮的說話雖然太誇大，可是，事實倒確是如此。

那天電台中對外的播送聲浪，當然是石揮第一引人注意！

孟君謀把守大門

人民電台門口圍住了許多人，他們都是影迷，冒着挺熱的太陽是為看看「明星」們盧山真面目的，然而失望得很，因為播音的劇影同志們都是很早就到電台，非有入場證的不得進門一步，門外有解放軍看守着。

殷秀岑本來是有出入證的，進門時不拿出來，以為門崗認識他，可是守門的解放軍不知道這個大胖子是誰，弄得他很窘。殷秀岑以身體胖作「商標」的，還是被砍招牌呢！入口處由崑崙影片公司廠長孟君謀和劉厚生倆人把守，無論何人必需他發的小橫條別在胸部，纔能入內。

衛禹平指揮一切

那天對外的聲浪是石揮第一，但在電台內部指揮播音員行動的則是衛禹平第一，他担任的是聯絡組負責人「誰先登場播音，接着是誰跟上……」一切行動，均由他負責指揮，其他的男女演員不在播音時一律集中在樓下休息室內。秦怡、金燄、黃宗英、趙丹、沙莉、凌之浩、王豪、陳燕燕等，都等候衛禹平的調遣，秩序井井有條。

黃晨第一到電台

鄭君里的太太黃晨，她是第一個到電台報到，播音室內的倒茶、搬櫈子、遞條子的工作，都由黃晨包辦，非常辛苦，節目還沒有開始，電話間就鈴聲大作，電話小姐正陸續進去，害得她們來不及安放皮包，一手放着，一手接電話。

第一只點黃宗英歌唱

第一個點唱的電話是南京西路安樂坊的范小姐，捐了二千元，點黃宗英的唱歌。

十時正，石揮作了簡短的開場白，後金燄朗誦勞軍廣播序詩，這時，點唱捐款的條子像雪片似的從播音間門隙中飛進來。

石揮和白荷的報告，一搭一擋，詼諧百出，連播音員也忍俊不住，所以音波裏也夾雜了嘿嘿的笑聲。

周伯勳靜坐話筒旁邊，不發一言，埋頭整理捐款條子。

陳燕燕惹人注目

休息室裏最惹人注目的是陳燕燕和王豪這一對。

★ ★

節目中有一段陳燕燕同凌之浩合播的朗誦「我的家」，收音機一響，沙莉馬上跑過來聽，正好走到收音機前，這一段已經完了，因為一共五句話，三十秒鐘把它播完了。

陳燕燕上午到電台裏去作五秒鐘朗誦，下午帶了女兒前往，到十點鐘時，她突然心臟病復發，連忙由王豪護送她回家找醫生打針，她的節目改由她女兒表演獨奏鋼琴。

★ ★

崔超明的廣東戲連廣東人也聽不懂，有人說蠻像和尚唸經。

一頓中飯是二只饅頭

聽衆們為了工作人員的辛勞，有的捐饅頭，有的捐麵包，罐頭食品等，工作人員認為應以勞軍當先，除每人二個饅頭作為中飯外，其他都移作義賣，中飯時候，每人發二個饅頭，大家為了興奮過度，都吃了一個，和白開水同嚥，別有風味。

上官雲珠女兒捧場

魏鶴齡正在崑崙拍戲，扮的是白鬚老翁，未及下裝即趕到電台，清唱「法門寺」中宋巧姣之一段三眼，播音室中的人莫不為之掩口葫蘆，若能「傳真」的話，聽衆一定會捧腹大笑。

★ ★

朱沙本來不會唱京戲，這次義播唱的「武家坡」是臨時學出來的。

★ ★

上官雲珠的六歲小寶貝「姚姚」，在十二點鐘來了個電話，點上官唱一段「白毛女」，

並捐美金二元，上宮只得像對待一般聽衆一樣的唱一段了。

★

平劇清唱，場面都是自己動手，程之的一把京胡，出足了甩頭。

★★

演員前輩沈亞倫表演口技，甚為逼真，博得不少捐款條子要求他「再來一個」！

趙丹夫婦合唱

趙丹黃宗英合唱貴州山歌，不料音階太高，唱來聲音太尖，又吃力。唱過後石揮在麥克風前說：「你聽，黃宗英唱的多好，完全同鳥叫一般，影劇演員真是多才多藝。」

★★

入晚播音室內冷氣斷擋，播聲員汗出如漿，曹慧麟唱了京戲出來，嬌聲喘氣地說：「我熱得來！」六十多歲的田太宣適在她背後，就照樣用手帕一揮，也學她說了一句，這怪有趣的對照，直笑煞了旁觀者。

華香琳豔裝登場

言慧珠、華香琳的服飾，雖然比從前素淡得多，還比許多電影女演員來得有豪華氣息。吳茵，黃晨等勸她們將舊的穿完了，不要再做新的，言華兩人，頻頻點首，連稱對，對，對！

★

石揮說：「一上銀幕，一登舞台，就無所不能了。」

★

最最奇蹟的「無所不能」，是秦怡的滬劇，這位私底下和銀幕上的雙重「母親」居然能喻了鼻頭向丁是娥石筱英看齊，我們影劇界的人才真是多得數勿清。

★★

秦怡的「申曲」確是唱得不壞。

★★

高元鈞的山東快書，現在紅極一時，穆宏也「快」馬加鞭，侍候了一段「張大嫂勞軍」，宇正腔圓，完全高派，諸位看過「秋海棠」嗎？他就是山東軍閥袁寶藩，誼屬同鄉，自然不含糊了。

石揮親自收款

凡是捐款超出十萬元的，在收款時由被點唱的影劇演員親自踵門收取道謝。有童君，捐白米二石，點石揮唱「太太萬歲」中之歌曲一支，石揮因節目擁擠，無法插入，為了不使聽衆失望，在次日親至童君府上扛米，當面補唱該歌曲，以示報答。

★★

石揮的笑話最多。有的聽衆要石揮親自去收款，石揮都答應了，害得他第二日在街上飛跑了一整天。但有的聽衆是要石揮告訴出住址來，有東西親自送去，石揮也答應了，到第二日清早，果然有人敲門，原來是聽衆送金戒子來要他轉交，真把石揮弄得氣也不好，笑也不好。

★★

文藝界義播捐款三天，以最後一天的影劇界，捐得的成績最好，這得歸功於這一班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影劇演員們的。

一部新的題材．歌頌工人影片

「橋」本事

東北電影製片廠攝製

自一九四七年一月起，東北戰局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人民解放軍在這一年的最初四個月裏停止了東北的戰略進攻，而在五月以後，我軍卽轉入了全面進攻。這一戰爭形勢的改變，向解放區後方的供給運輸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要求鐵路交通迅速恢復。

鐵路局工程部部長來到鐵路工廠，向廠長說明在一個月內把松花江大鐵橋必須修復完竣，而鐵路工廠應該在半個月裏製出全部需要的橋座和全部需要的鋤釘。廠長把這個任務接受下來，同總工程師商量如何完成時，總工程師認為廠裏既沒有鋼，鍊鋼爐也沒有修復，時間又是這樣迫促，這任務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他搖搖頭說：「卽使有材料，至少也得四個月！」

工程師所說的困難都是事實，但任務是緊急而且必須完成的。在這種時候，不是應該強調困難，誇大困難，而是應該設法克服困難。而克服困難的基本辦法就在於發動全體工人職員大家動腦動手。總工程師是舊的科學技術人員，他沒有看見過，也不懂得羣衆的力量，其他職員和不少的工人也都沒有信心。但是經過在黨員中和在積極份子中的動員，雖然費了一番周折，終於把廣大的工人羣衆發動起來了。

要完成這一緊急任務，必須首先解決的重大問題是獲得四十頓鋼，其次是必須修好溶鋼爐。由於全體工人發揮了高度勞動熱忱和創造性，廠裏展開了廢鐵翻身運動，工人把他們過去當做廢物而拋棹的鋼料重新找回來，這樣就搜集了七十餘頓鋼，原料問題因而解決。至於溶鋼爐的修復，則主要是工人老梁發揮創作性和不眠不休的努力結果。老梁是化鋼組組長，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創造了以耐火磚代替白雲石的辦法，把溶鋼爐修起來了。老梁的這種辦法是曾經遭到總工程師的反對的，但是廠長認為耐火磚可以抵抗二千度的熱度，而煉鋼只需一千五百度，因而同意了他的計劃。不幸在修復過程中，一位工友拿錯了一塊磚，在修好後試爐時竟發生危險，溶化了的鋼水從此處破壁而出，如果不是老梁捨身閉住電門，幾乎引起一場不可收拾的大火。這一挫折雖然使老梁十分焦急和頹喪，但經過廠長的安慰勸說，並弄清事故真相後，他又以更積極更負責的精神重新開始工作了。在老梁的帶頭和小組全體工友的努力下，溶鋼爐終於修好，化鋼的問題澈底解決了。

橋座和鋤釘的任務都如期完成了。因為江水卽將解冰，橋梁必須趕修，鐵路工廠的工人們又響應上級號召，參加了修橋工作。在一個北滿初春的晚上，江水全部解凍的時候，這一座大鐵橋的修復工程也全部竣工了。依靠工人羣衆的偉大力量，這一次恢復交通，支援前線的緊急任務遂告勝利完成。

在完成這一任務當中，另一個突出的人物是位老侯頭工人。他已在這個廠裏做了幾十年工，在此次突擊任務中，以他的熱情和信心影響了許多工人，他用最通俗生動的政治動員鼓舞了大家的情緒，在工作中起了帶頭和骨幹作用。在橋梁竣工後舉行試車儀式時，他向廠長提出了參加自己的政黨的要求，並熱情地歡呼「毛主席萬歲！」

在勞軍園遊會中——

看影劇人本來面目！

上海文藝界勞軍救災園遊會，本月六，七，八，九，十日五天在復興公園舉行，影劇界人仕最見活躍，第一天的總收入計在六千萬元以上，觀衆二萬餘人，第二天的觀衆四萬餘人，廣大的會場，擠得行走都不可能，這有力的號召，可以說全是我們銀幕上的大明星的力量，茲將明星們在園內的花花絮絮，記在這裏……

★ ★ ★

影劇冷飲室和影劇義賣場的明星最多，也是影迷們所最注意的地方。

★ ★ ★

胖大姐和朱莎參加義賣組，二個人皮膚都晒紅了。（陳克白攝）

在冷飲室的櫃檯裏有石揮，陳天國，史原，韓濤諸人，管理着開汽水工作，史原矮小的個子，晒得黑油油的面孔，最近他把長頭髮剪去了，變成一個光郎頭，他高高地站在一只可口可樂的冰箱前面，專門管開汽水，冰可口可樂的工作，真是非常忙，一會兒冰進，連續不斷的取出，一瓶一瓶的開着，史原的面孔上全是汗水，他也沒有時間去揩它，影迷們很少發現這位大明星，於是請他簽名的人比較少，以我看這一天全會場中他是最喫力的一人。

★ ★ ★

石揮站在櫃檯裏，專門把汽水一瓶一瓶遞給來取貨的女招待員，他似乎在做戲，一本正經，一面孔冷飲伙計的樣子，他的頭上戴上一頂白色有舌頭的小帽子，耳朵上夾上一枝鉛筆，一面做工作，一面忙着為圍攏來的影迷們在扇子上簽名。

石揮夾在耳朵上的一枝鉛筆就

藍馬變成二輪馬

藍馬第一天担任聯絡工作，騎着自由車在會場內兜來兜去，相當忙碌，踏得他滿頭是汗，遊客見了藍馬騎了自由車身邊踏過，要想請他簽名，可是他的車子已是踏得遠遠了，有人說這二脚馬跑得真快，我說：「應該叫他是二輪馬！」

吳茵，人人叫她「大姐」

總辦公廳裏，周伯勳和吳茵莫愁等坐鎮指揮，吳茵是義賣部一號，袖章是粉紅色的，有人叫她「粉紅色的一號」，人家當面都稱她「大姐」，顯得很尊敬的樣子。

舒繡文穿軍裝

舒繡文第一天穿的是列寧裝，等二天換了軍裝，灰鴨舌帽灰褲子，加上一件白襯衣，又是一種風格。

沙莉被圍

參加園遊會的影劇人，都在錦江茶室喫飯，沙莉在「錦江」吃飯時，大批女學生包圍她簽名，並問她；「凌之浩是你什麼人？是否丈夫？」沙莉的回答是：「我不曉得，他不是我丈夫。」

凌之浩捉黃牛

園遊會的門票每張售一仟元，售票處擠得水洩不通，每天限定的三萬張門票一售卽空，黃牛黨活躍，黑市票抬價到六千元一張，這使影劇同人大為憤恨，凌之浩就親自捉到了一個小黃牛叫顧月琨的，他身上有十張票子。

白虹叫賣大饅頭

園遊會中的影劇茶點座上，白虹担任開單子，喬奇担任招待，第四天因了點心做得太多，勢有餘剩的樣子，於是吳湄發動，由影星們在茶座中兜賣，白虹

是簽名用的。

★★★

白穆是冷飲場照料員，比較優閒，指揮着女招待員的工作，他的個子是矮矮的，年紀並不大，可是頭髮已禿了頂，雙眼是烏溜溜的發着光。

★★★

舒繡文纔從北平回來，穿着列寧裝，梳了二條辮子，在冷飲部中做了女招待，拿汽水，冰淇淋忙得很，有人叫她簽名，迅速非常。

★★★

東美穿着淡湖色布旗袍，腰身曲線做得十分合身，生得萬分健美的體格，許多觀衆都說，東美的本來面目比之在銀幕上看起來美得多了。

★★★

老劇人唐槐秋第一天被派在冷飲室門前寫賬開單子，姜修在那裏收款，楊志卿在那裏把門，沒有購買飲食代價券的不得入場。

★★★

趙丹黃宗英倆人在義賣場中，叫賣扇子，這一對年青夫婦，顯示着十分親匿的樣子，黃宗英清秀嫵媚，身體是十分瘦弱，像是林黛玉再世。

★★★

黃宗英為義賣十分努力，記者請她拍一張照片，她說：「拍照片一張四千元」，我說：「這是黃小姐的拍照義賣了！」

★★★

張伐在義賣場中，專賣扇子和「地地涕」，他向來簽名的朋友說：「這裏的地地涕真便宜，外面每瓶賣一千五，這裏祇賣九百元」，來賓看見大明星兜攬生意，這麼殷懃的招待，和靄地介紹便宜貨，於是在情不可却下買了二瓶帶回去。

張伐現在他是電影演員，倘若他是個買賣商人的話，他一定是很會做生意的。

他向着一個向他請求簽名的來賓說：「再買一把扇子吧！這許多明星的名字，在一把扇子上是寫不下來的」，於是那位影迷又買了一把扇子。

全園中最忙碌者，是明星的手，記者的腿，播音員的嘴，一刻兒也不休息。

★★★

許多影迷在園遊會中找尋銀幕上專飾老太婆成名的吳茵簽名，幾天來都無影蹤，原來她坐鎮總辦公室，指揮全園義賣的工作人員們，因為她是義賣部總幹事，

園遊大會的總幹事是吳茵的外子孟君謀，他就是崑崙公司的廠長。

★★★

電影女明星歐陽莎菲因不是影劇協會會員，故並未參加，女明星中祇此一人缺席。

★★★

胖子明星方伯抱病在場工作。

★★★

上官雲珠第一天與汪漪倆坐在一棵大樹下担任義賣扇子，影迷們的簽名包圍了她一天，第二天她就因了疲勞太甚病倒了，第三天她又打起精神到場服務了。

★★★

田太萱的外甥童星馮繼雄在園遊會「打匪機」場中服務，跳上跳下，一刻不定。

★★★

編劇家吳天已從北平回來，有一天穿了軍裝，也在公園遊覽。

★★★

林默予在劇影茶點室服務，有一天下午兜銷點心。兜到了劇影義賣場，上官雲珠說：「她既拉我們的顧客，又吊我們的胃口。」

與喬奇一組，林默予與沈揚一組，這麼一來，銷路果然大好，可是，白虹回來說，真正「難為情」得來！

蘇曼意六天不回家

蘇曼意自己的家，每到下午十時弄堂鐵門就要關閉，蘇曼意在園遊會中服務，每天總要到半夜結束後才能回家，所以她不能回到自己家裏去，就寄居在沈浩家裏。她在園遊會中服務了六天，就在沈浩家裏寄居了六夜。

張伐的聰明

勞軍園遊會的最後一天，遊客散了以後，影劇工作者也各人都拿了一把簽名扇，跑來跑去來請工作同志們簽名。總辦公室內外，熱鬧非凡，其中只有張伐最聰明，他坐在一張桌子旁，動也不動專門等候別人來找他簽名，誰來找他簽，他同時就找誰也給他簽，他就這樣毫不吃力的收到了與旁人相同的效果。

殷胖子做經理

在園遊會中的「九如飯店」，殷秀岑在那裏担任總招待兼經理，那裏的白飯每客售五百元，儘客吃飽。第三天有人往吃・殷秀岑以為論碗不論量，後來經向「九如」負責者請示，方纔弄明白，殷秀岑說：「今天我才知道，前兩天的賬算錯了。」這位胖經理真是糊塗透了。

歐陽莉莉在園遊會中被羣衆包圍，請求簽名。（關宏達攝）

★園遊會中★隨星雜記★

朱莎的皮膚向來很白嫩，為了園遊會中參加義賣，和開幕前幾天的東奔西走，徵求義賣品，晒了幾天太陽，兩手臂晒成紫紅色了。

×

女明星們在遊園會中都戴了一頂大草帽以抗烈日。

×

有三五個外國記者包圍了趙丹，大談園遊會裏情形，雙方都是國語對白。

×

有一位學生請石揮在紀念冊上簽字，石揮搖頭說．「不能簽，因為上面關照我祇准簽扇子，簽了扇子以外的簽名冊，我要吃牌頭的。」

×

沙莉和櫻子二人合擺一個地攤，出售汗衫襪子油燜筍等罐頭食物。

×

金燄戴了黑眼鏡，在義賣場中賣塘磁痰盂，招待顧客，極盡和藹。

×

蘇曼意的藍布旗袍祇有一件，她在每天晚上洗了，第二天再穿上，她說：「這是我的一百另一件的藍布旗袍！」

×

張伐在園遊會中，有一天担任聯絡工作，騎了自由車在園內四週兜圈子，捉住了一個爬牆進來的遊客。

東莫，石揮在冷飲室中服務 （杜鰲攝）

×

吳茵穿了一套深青色的解放裝，頭戴軍帽，走起路來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比之銀幕上演老太婆，完全像兩個人。難怪有許多女學生跟在後面，指指點點的問：「這阿是吳茵？」她們不敢上去請她簽名，深恐認錯了人。

×

韓蘭根在打匪機場拉客人，兜生意，頗收宏效。

×

胖子陳重和編劇家吳鐵翼在釣魚場中服務。

×

言慧珠捐助了一架「收音機」，這一只收音機放在釣魚場中做一等獎品。

×

陳白塵纔從北平文代大會回來，即參加園遊會中影劇冷飲室門前寫發票，有一個來賓說，大編劇家寫發票，連自己也沒有想到過吧！

張伐有一天担任聯絡，騎自由車不慎，膝蓋上擦破了一塊，經洗滌後用紗布橡皮膏包紮好了，仍繼續為園遊會工作。

×

中叔皇，章志直，高正，穆宏，董霖諸人，因為他們身材高大，在會場中担任糾察，第一天即被他們捉住了七個扒手。

×

喬奇在劇影茶點座的招待中，最懂得做生意，招待週到，服務殷勤，食客大悅。

白虹在影迷包圍簽名中 （杜鰲攝）

×

參加園遊會工作的劇影女演員，大都穿淡藍色的士林布旗袍。

×

殷秀岑在早晨八時就到，他喝汽水的次數比他的工作時間多。每喝一次汽水，就有一大堆擁有照相機的遊客，對之大拍「鯨飲」鏡頭。

×

白虹担任「劇影茶點座」的司賬，幫着在「賣單」上打橡皮圖章。

扇子漲價每把一千

園遊會中，以扇子的生意最好，第一天開幕時候，每把一百元，傍晚已改售每把五百元，五千把扇子第一天一搶而光，因為拿了這扇子，到處可以請大明星們簽名，第二天這扇子已漲到每把一千元了。

扇子義賣生意好，大明星簽名也忙得手不停簽，簽到後來手腕痠痛無比，得到了這個教訓之後，第二天除漲價改售千元一把之外，各影人並訂立君子協定，在遊客持扇要求簽名時，儘量將字寫得大一點，多佔一點地位。許多人持扇請黃宗英簽名，黃宗英三字都簽得很大，一個遊客怪她浪費篇幅，她說：「這沒有規定，怪不得我。」

園遊會中的女明星們……

陳克白攝

舒繡文穿列寧裝在冷飲室中服務

朱嘉琛穿着淡藍布旗袍

陳雲華打扮樸素

黃宗英白綢襯衫西裝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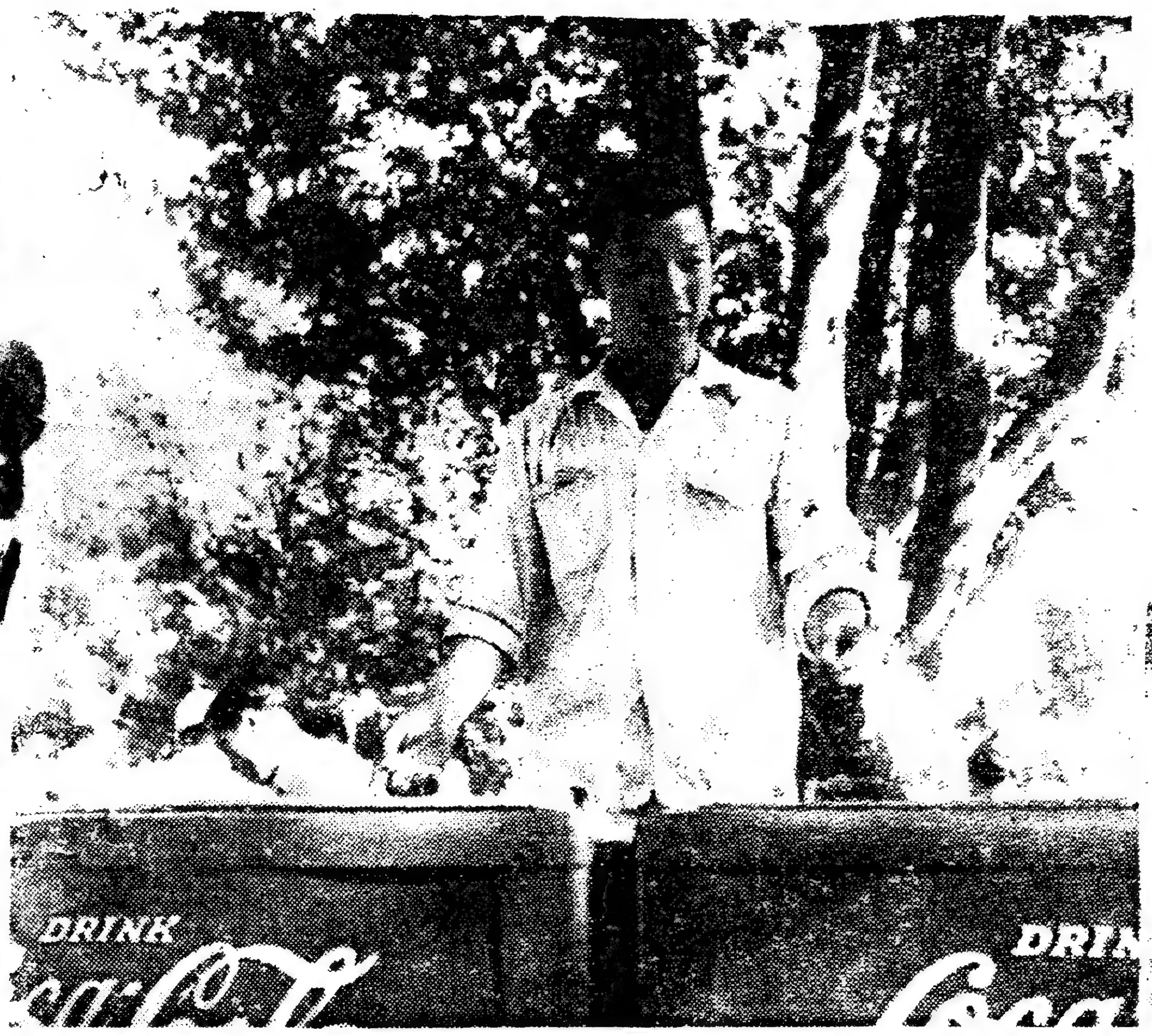
張琬穿着印花布旗袍

勞軍救災園遊會　在復興公園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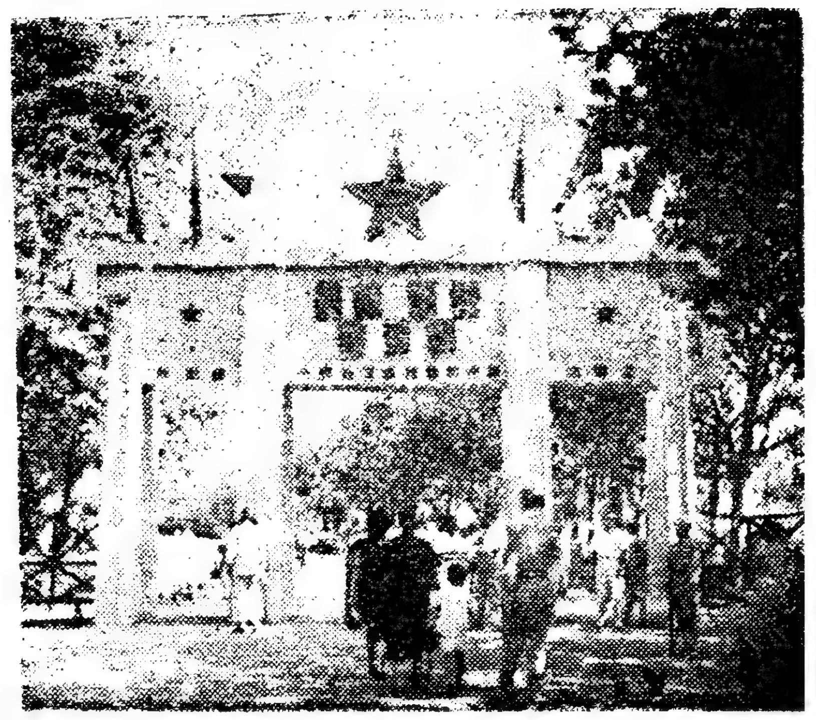
陳南白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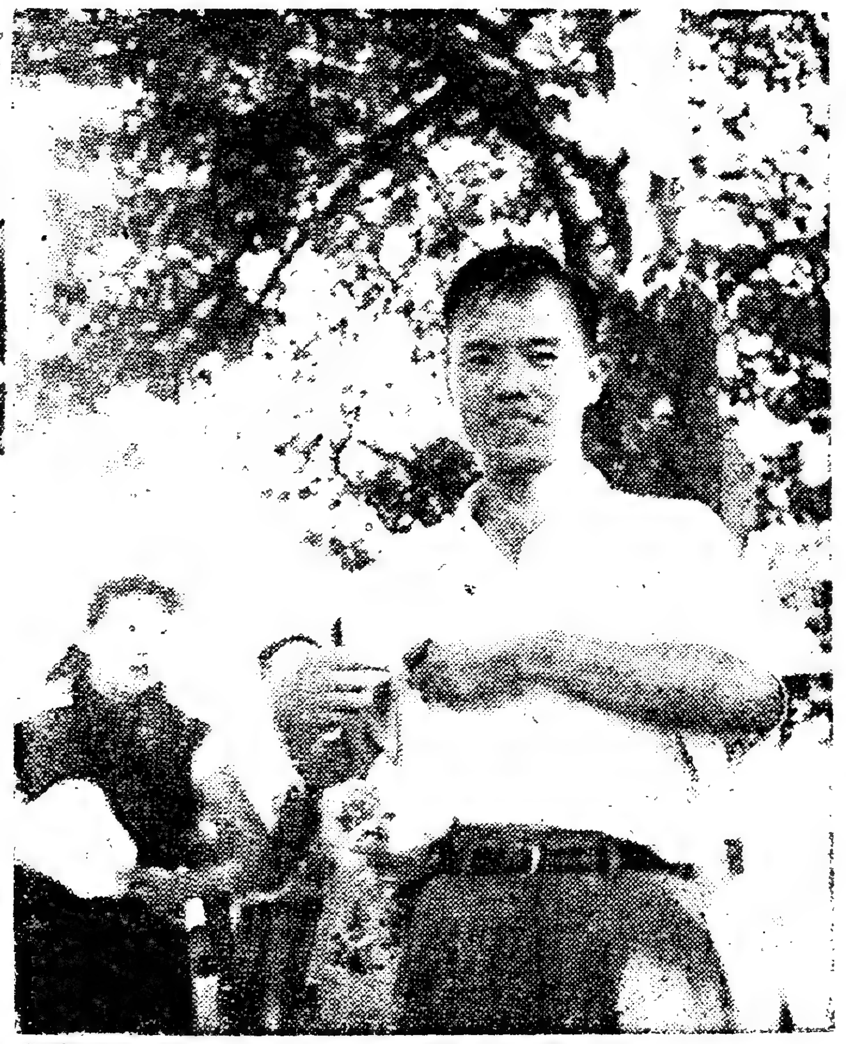
石揮忙着開汽水

東黃在影劇冷飲室中做女招待



史原管理汽水冰箱忙得要命


園遊會的大門


白穆在冷飲室中服務

上官雲珠在義賣場・毛燕華為她留影

張伐忙着扇子義賣簽名

八月六・七・八日三天，上海市文藝界舉行勞軍救災園遊會於本埠復興公園，每天入場的觀衆三萬餘人，盛況空前，羣衆不得其門而入者甚衆，最後繼續二天，婦女會主辦一天，於十一日閉幕，本頁中爲參加園遊會的明星。

金燄在義賣場中做售貨員

陳天國在冷飲室專管進貨

穆宏担任糾察

勞軍義播　在人民廣播電台舉行

關鵬攝影

勞軍播音主持者孟君謀，劉厚生（穿制服者）在播音室外指播送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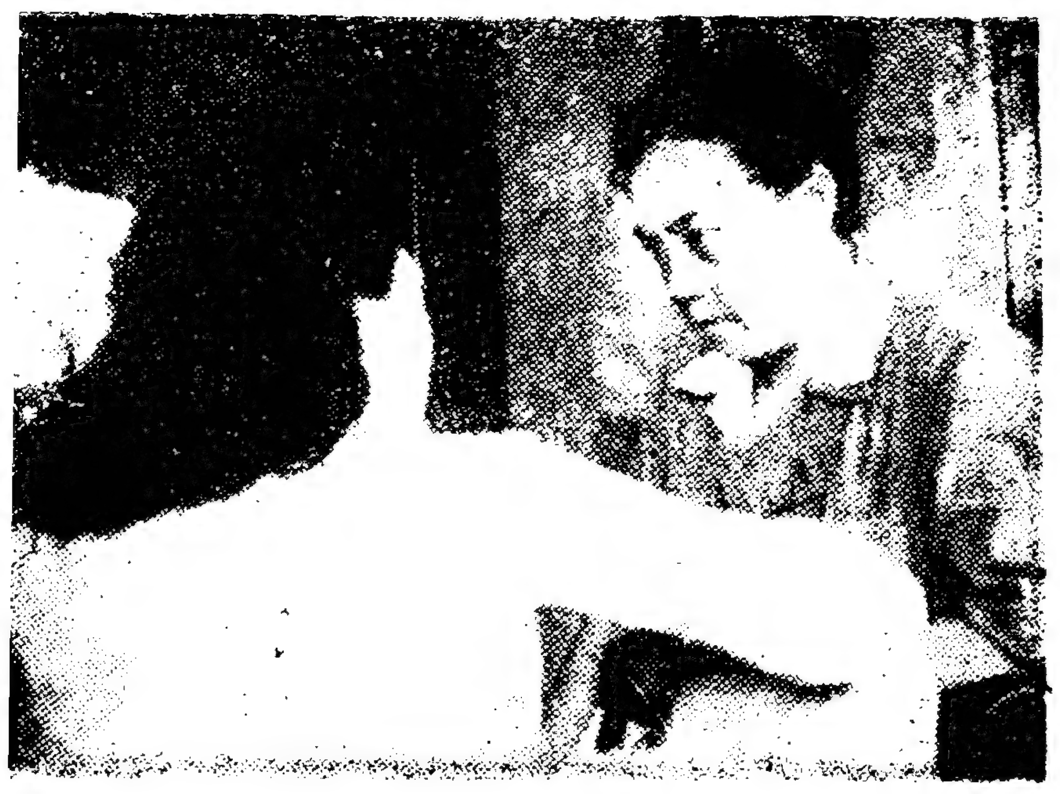
沙莉，上官雲珠在播音室中等候播音。

金太太秦怡唱完了「申曲」離開播音台，金焰送至電台門口。

在休息室中等候的諸男女明星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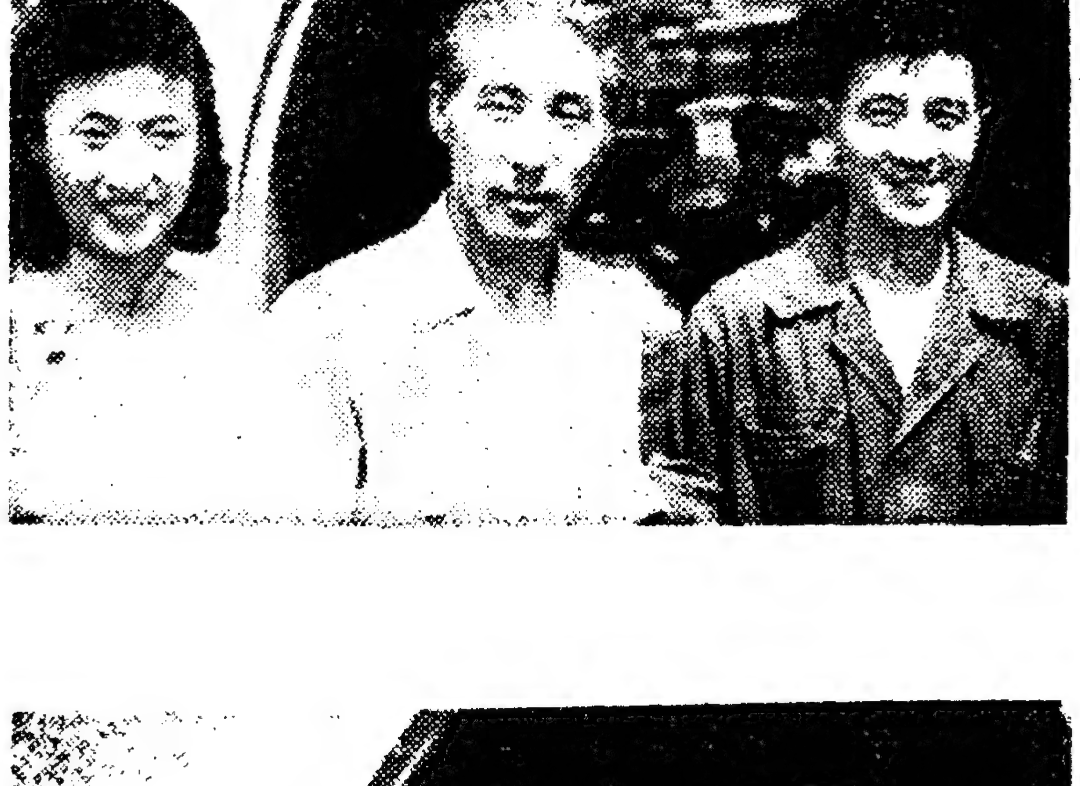
人民電台門前，影迷人山人海包圍明星們親筆簽名，圖為趙丹護送黃宗英衝出重圍。

劇影協會勞軍救災義播三天，八月一日的一天是影劇組的全體動員，那天收到的捐款成績最好，計有人民幣三百五十三萬五千元，銀元二百九十一元，港幣三十元，美金三十元，折實單位三二三個，汽車一輛，金戒子九個，白金戒二個，金耳環一副，此外還有皮袍料等等，這優良的收獲，是電影明星們號召力強大的緣故。



影壇大姐吳茵，穿着列寧裝坐在話筒前朗誦

斐冲忙着聽電話，寫捐款地址



魏鶴齡在攝影場中趕到電台，尚未下裝，與趙丹黃宗英合影。

張翼擔任電台入口處的守衛，影迷們一律被阻門外。

從艱難中建設起來

東北電影製片廠創立經過

解放後的中國電影製片業，在製片方針上，自然地有一個絕大的轉變。

轉變後的公司，多數的製片家在向着東北電影製片廠出品的影片方面看齊和學習。

這裏簡單地介紹東北電影廠的創立和經過。

東北電影製片廠的主持者是袁牧之，陳波兒，田方，許可等幾位，在一九四五年他們接收了「長春滿洲映畫株式會社」的電影攝影場，這是日寇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略東北以後建設起來的，規模相當宏大，可算是全遠東首屈一指了，那裏有德國烏發公司為藍本的大攝影棚六座，有一個修理製造廠，可以着手製造攝影機，錄音機，水銀燈等機械，「滿映」原是大量攝製毒素和文化侵略的影片，自袁牧之等進廠之後，就改變了一個面目，開始攝製真正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影片，

他們進了「滿映」不到一年，國民黨反動派的新一軍和新六軍突然進攻東北瀋陽，四平等地，於是東北電影廠的工作同志們不得不計劃暫時間的遷地為良，這時候他們從長春搬到了佳木斯東北六十里的鶴崗，在一個煤鑛工廠的舊廠址中繼續他們奮鬥的工作。

這時候攝影場雖然不像樣子了，可是他們的陣容却更見堅強起來，在煤鑛工廠裏，舊日的同志都從土攻部隊回到那裏去集合了，有呂班，王家繹，王試，伊林，沙蒙，白大方，于學偉，白會，何士德等，這時候袁牧之被選任廠長，名攝影師吳印咸做了副廠長，同時招收了大批東北的優秀知識青年，參加工作，開始攝製計劃，工，農，兵，為主要的對象，分一，新聞紀錄片。二，藝術片。三，幻燈片。四，卡通片。五，照片。六，軍事教育片。七，農村教育片。

一、新聞紀錄片，這是東北廠產量最多而最優秀的一種，直到去年年底，已經有戰地攝影隊三十幾隊，流動於全解放區的每個角落裏，拍攝着後方加緊生產，前方英勇作戰的精彩鏡頭，已經出品「民主東北」共有九號，今年又拍攝成了第十號：「北平入城式」。

二、藝術片，也就是故事片，第一部故事片，名為「橋」。是表揚勞動英雄和歌頌無產階級翻了身之後力量的偉大。「橋」於去年年底正式開拍，至今年四月廿日完成了。「橋」的故事大致是說在松花江上被反動軍破壞了的一條最大的橋，在解放之後，我們翻了身的工人們用他們驚人的力量修復了，這個大橋的修復，幾乎動員了全東北的工人，煉鋼廠，他們日以繼夜的趕造大鋼架小螺絲，修橋的工人們，住在橋上，吃在橋上，連大小便都用跑步，絕不浪費一秒鐘的時間，本來在平時，最低限度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才能修復的，偉大的工人同志們，在階級覺悟之後，以兩個月的時間全部修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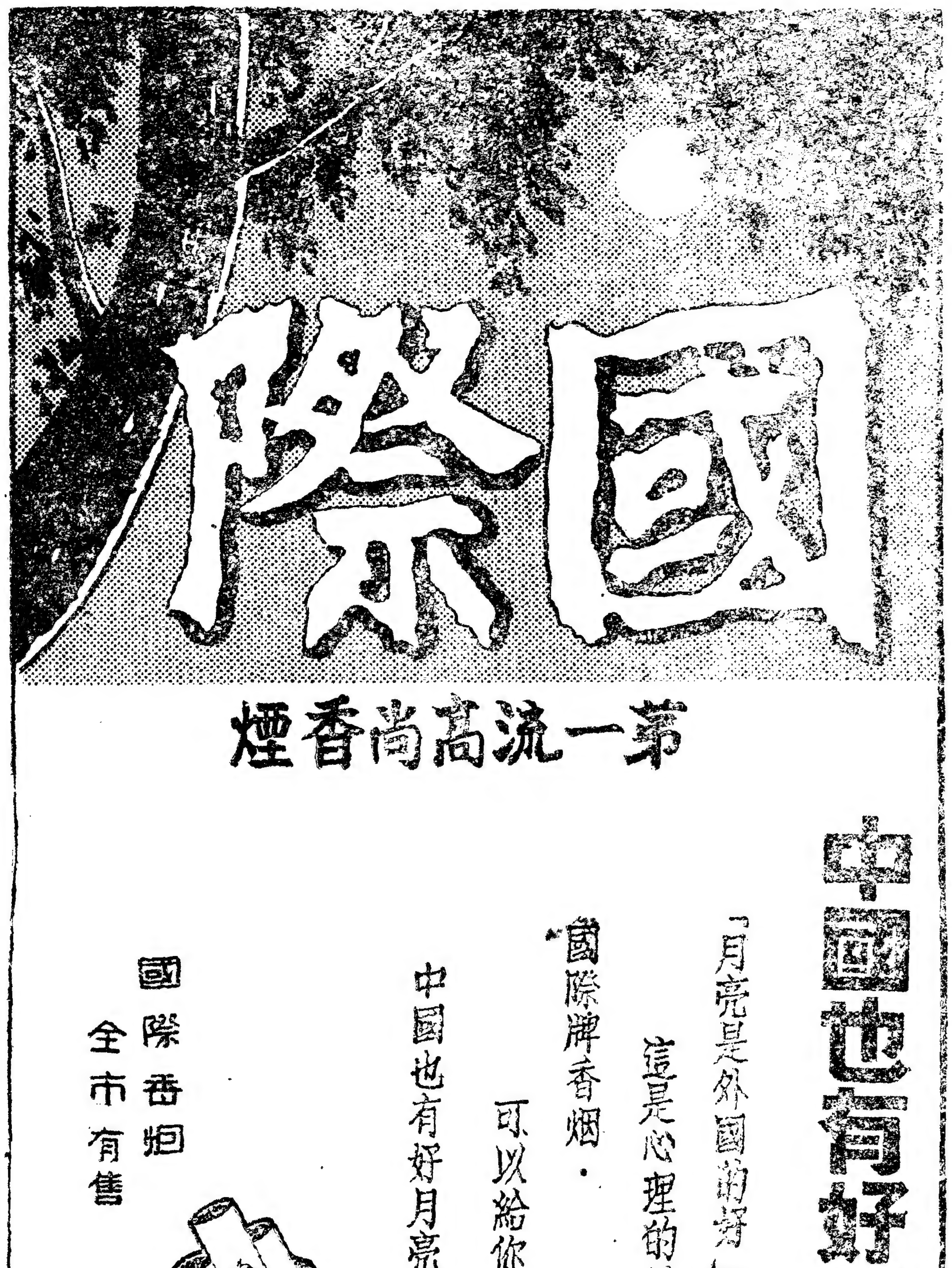
除掉了第一部藝術片「橋」以外，還有三部故事片陸續在開拍中，一部是「回到自己的隊伍」，是講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的故事，演員都是「軍事大學」的學員，解放軍連排班的幹部，他們自己演自己。第三部「萬眾一心」和第四部「光芒萬丈」，這都是說中國農民大翻身的故事，不久的將來，就會和諸位見面了。

三、幻燈片，這也是「東影」極重要的工作之一，因為遠在最前線的戰士，和交通不便的農村，他們想看一次活動有聲電影是不大容易的。於是「東影」就大量的攝製一種有系統的三十五的幻燈片，內容包羅萬象，有照片，有地圖，有連環圖畫，也有小歌小調，都是含有極好的教育意義的。

四、卡通片，這在東影還算是新嘗試，前年曾經完成一部以傀儡做演員的傀儡片「皇帝夢」，去年以一年的時間完成了一部卡通片叫「中捉」。

五、照片，在東北解放區的城中和鄉村裏，到處都可以看見大幅的照片，旁邊有着說明，高高的掛在那裏，四週圍滿了老鄉和戰士。這些照片，都是出自東影和東北畫報社的，在東影，有着專門的製片的照像科，日夜趕印着照片，比幻燈片更廣泛的分發到各地，他們經常的舉行有系統的照片巡迴展覽會。

六、軍事教育片。七、農村教育片，均將先後開始攝製工作。



崑崙老板

北平出風頭

「崑崙公司」是前進而又嚴肅的一個製片公司，此次「崑崙」的投資人任宗德到了北平，便大受文藝工作者的歡迎，說捧場話的很多。歷來的影片公司老闆在背後總是毀多譽少，任宗德却是第一個「例外」。

言慧珠

不製布旗袍

在勞軍播音室，某女星對言慧珠說：「言小姐，你應該換一件樸素一點的衣服了，別穿這樣花綠的衣服才對。」言慧珠說：「我的衣服全是三年前做的，解放後更不曾添製衣服過，對於節約一點，我是做到了。」值得敬佩。

★

★

影劇女演員們為托兒所勞軍募款，興高彩烈全力以赴的精神，真值得旁的婦女們敬佩。

五部影片得獎

周信芳帶來錦旗

北平文藝代表大會中，放映了許多部國產影片，經評定後，五部優秀出品，各贈錦旗一面，由周信芳帶滬分贈各影片公司。

（一）「祥林嫂」啓明公司出品，魯迅原著，南薇導演，袁雪芬、范瑞娟、張桂鳳等主演。

（二）「憶江南」，國泰公司出品，田漢編劇，應雲衛導演，周璇、馮喆主演。

（三）「八千里路雲和月」，崑崙出品，史東山編導，白楊、陶金、周峯主演。

（四）「一江春水向東流」，崑崙出品，白楊、陶金、上官雲珠、舒繡文主演。

（五）「希望在人間」，崑崙出品，上官雲珠、藍馬、吳茵主演。

明星大肚皮多

女明星們近來懷孕的很多，房珊婚後沒有多久，已經是大腹便便，歐陽莎菲也有喜訊，但在她的肚皮外表上看起來，還並不十分明顯。

丁力太太端木蘭心，即將臨產，挺了大肚皮在勞軍園遊會中服務，她與梅龍鎮老板吳湄坐在一起寫賬，有人很為她担心，恐怕小寶寶會養在復興公園中。

端木蘭心的妹妹歐陽莉莉說：「將來的孩子可以取名叫『園遊』」

製片廠恢復生產

本月十四日文藝處大禮堂中擠滿了許多新從北平歸來的文藝代表們，這是一次盛大的歡迎會。

夏衍先生在大會中演說：「……在電影方面，我們希望很快的恢復國營和私營製片廠的生產。在戲劇方面，我們計劃組織劇團，經常上演……等等，許多文藝工作者的生活和學習，都因此可以改進。所以今天我們應該定出一個初步計劃」，最後，他提到許多文藝工作者希望從理論走向實踐，準備參加工廠，部隊，農村裏去工作，與真正的人民大衆結合在一起。

導演「烏鴉與麻雀」時情形，（關鵬攝）

爾光改行·朱琳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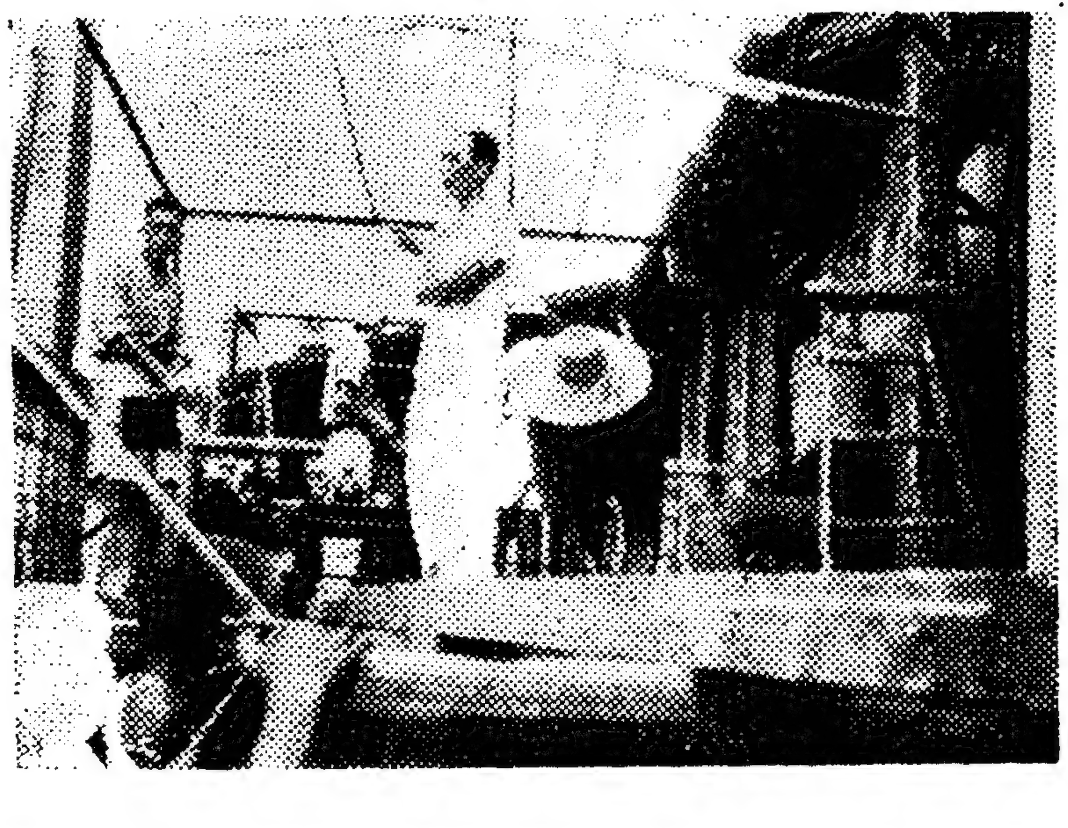
爾光的中聯公司「諜海雄風」被禁開映，爾光已不想再喫電影飯，決定改行云。

★少年文化村的全體兒童，參加文華新片「錶」中演出。

★朱琳在解放前後，共搬了四次家，由三角地遷到霞飛路，由霞飛路又遷到徐家匯，現在又搬到慈雲里附近居住了。

★「二百五小傳」在金都試片，映完後，沈浮遇鄭小秋，盛讚其導演技術。

★丁芝在北平華北大學讀書，常有信給上海友人。



導演鄭君里在崑崙攝影場中

文華公司在緊館中，新建之攝影棚有出租的計劃。

★魏鶴齡夫婦住在清華宿舍裏，老魏出門騎着自由車以代步，車後則常坐着他的太太。

★汪漪，黃宗英，最近她們常穿着藍布旗袍，不施脂粉，在各處活躍。

★劇影工作婦女們將集體創作一新劇本，上演話劇，並將由全體女將軍集體執行導演，最近在寫劇本中。

★前次颱風襲滬，各里衖積水成渠，呂玉堃的住處衖內，積水盈尺，呂玉堃說：「我好像住在輪船上。」

市立劇校招生

本埠北四川路橫浜橋下上海市立戲劇專科學校，上星期會議決定，推熊佛西、陳白塵、李健吾、許秉鐸、許之喬、與邱璽等為招生委員，並請軍事代表黃源督導。茲悉本屆招收男女新生學額定一百二十名，並訂本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報名，二十五日舉行考試。該校共分表演藝術系（包括電影、話劇、歌舞劇），演出藝術系（包括導演、技術、行政），戲劇理論系（包括編劇、劇評）等三系，各系皆為三年畢業。

在國外攝製影片

獲得進口便利

在國外攝製的電影片，依照華東區國外貿易管理暫行辦法第十一條（二）之規定，原應由國營對外貿易公司申請特許進口。華東區國外貿易總公司為了顧及設在國外的個別影片公司進口便利起見，特制定一個「申請輸入已沖洗電影片暫行簽證辦法」，於上星期公布施行。根據這個辦法，在國外攝製而已經沖洗的電影片，應先將影片詳細內容送經本市軍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審核認可後，出具證明函憑函向國外貿易總申請簽證進口。

女明星照相集

特價廉售　存書無多

本集三大優點

一、每頁全是照相銅圖，印刷精美。
二、印刷紙張講究。
三、封面彩色版。

每期定價如下

第一期每冊三百元。第二期每冊四百元。第三，四，五期每冊三百元。

合購五期特價一千四百元

函購：上海永嘉路六九五弄七號青青電影出版社

白楊去東北

白楊從香港乘輪到天津，去北平參加文代大會，大會閉幕後，白楊即去長春參觀東北攝影廠，當她離開北平時，用洪大的聲音對朋友們說：「我將在『東影』工作三年後再回上海來見你們。」白楊的思想是前進的，現在她一定已在東北廠工作了，留在各地的影迷們，等候着看她的新作吧！

園遊會的總收入

這一次園遊會的來賓統計有十萬另二千一百六十八人，飲食組，義賣組，遊藝場，公用電話等總收入為一億二千四百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三十四元。

葛春聲三輪車上打瞌睡

遠東攝影場老闆葛春聲，大約因了工作煩忙，疲勞太甚，平常一天到晚愛打瞌睡。

這一次颱風吹到了遠東攝影棚，他更是傷財傷精神，從南京趕了回來，忙於計劃一切，昨前記者路過謹記橋，看見葛春聲坐在三輪車上打瞌睡，大約這一覺睡下去要到斜土路遠東廠的門前纔會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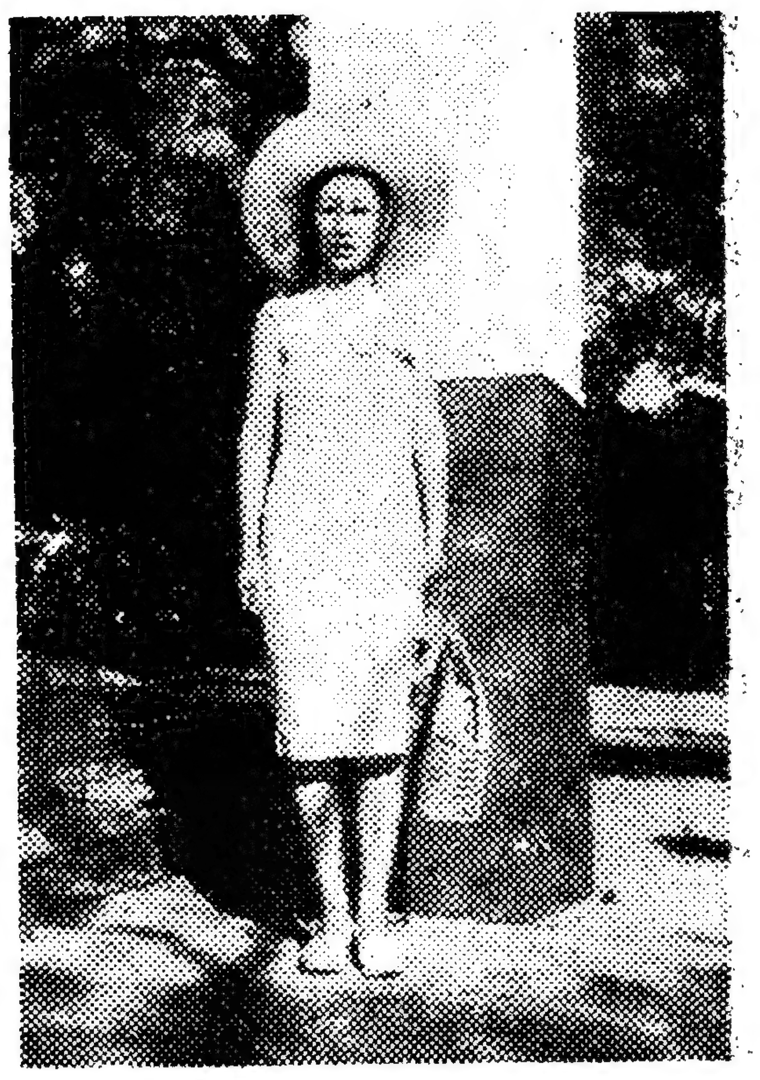
沙莉，櫻子擺地攤 （陳克白攝）

辛漢文入「東影」

上月出席北平文代大會的代表崑崙公司化裝師辛漢文於文代閉幕後，與朱今明，吳蔚雲，白楊諸人連袂赴長春參觀東北電影製片廠的設備及管理情況，辛漢文已經決定加入「東影」工作。暫時不回來了，這位電影界最熱心的化裝師，更堅實地踏上他光明的征程。

張翼嗓子啞，路明風水好，

章志直威風凜凜 沈浩皮鞋失竊：



戴着大草帽的莫愁小姐
（陳克白攝）

沈浩的地攤上義賣皮鞋，第二天被扒手偷去了一雙，沈浩賠了二千元。

××

田太萱在會場中很受歡迎，請求簽名的不下於紅牌大明星。

××

董霖，路明，徐琴芳三人合擺的地攤起先生意平平，後來董霖腦筋一動，想出了手帕上也可簽名留念的辦法，頃刻間他們地攤上的手帕，被搶購一空。張翼在旁吟詩道：「董霖廣結手帕交。」

××

林默予周翎夫婦倆人都在園遊會服務，他們把小兒子也帶來，由一位奶媽帶領，坐在池邊看熱鬧，林默予一面做「女招待」，一面還在照顧兒子。

××

鄭君里太太黃晨也帶了兒子來，章曼蘋有一個大女兒跟在後面，應雲衛兩個女兒，應萱應薇都在電影界工作，所以和她母親一家四人，都在園內工作，劇影茶座好像變成了「家庭茶室。」

××

糾察組組長張翼，第三天嗓子嘶啞不堪。張翼向有「雄獅」之稱，可是那天的雄獅已發不出威了。

××

王駿第一天被扒去三千元，第二天他担任報告工作，除了担任義賣報告外，隨時注意扒手們的活動，他要報前天的「一扒之仇」。

××

喬奇奇兵突出，他在茶室裏賣扇子，一面打着上海白說：「看我面子，請儂捐一千只洋。」

××

傅惠珍在冷飲部售票，她把鉛筆夾在耳朵上，倒真像個「賬房小姐」。

××

章志直在冷飲室担任糾察，挺胸凸肚，有點威風凜凜的樣子。「女胖子」林榛的工作最苦，坐在義賣場上晒得皮膚通紅，渾身臭汗，但精神還是十分興奮。

××

殷秀岑因為身體過於胖腫，所以他的臂章無法套進他的手臂上去，只好掛在肩上。

××

路明所設地攤，適在樹蔭下，故較為涼快，因此她的同行都很羨慕她，對她說：「你的風水最好。」

××

衛禹平是聯絡組組長。

××

張琬比銀幕上胖了。

園遊會中的蘇曼意（杜鰲攝）

上聯開拍新片

國泰公司攝影棚對面的上海聯合製片廠攝影棚落成了已有三四個月了，因了電流沒有接通，所以尚未開始拍攝過新片。

最近已着手接通了電流，預備開始拍片，由新中華公司名義攝製，第一部新片是「大平橋」，那該是上海解放後第一部開拍的新片了。

★ ★ ★

歐陽莎菲患着貧血症

屠光啟不拍電影喝咖啡

在三四個月之前的上海電影圈中，屠光啟十分活躍，導演新片，投資拍片，代人包拍，萬分忙碌的樣子，自備小汽車，屠光開來開去。不可一世，在解放以後，屠光啟被公認為是黃色片含有毒素的導演人，他自己投資自己導演的「女盜」改名為「還我自由」尚未能出龍公映，據說為的是國泰公司仝人不予合作配音，以致擱淺到了目前，國泰公司仝人不予合作配音的原因，是為了他不是影劇協會的會員。

現在他的太太歐陽莎菲已加入了影劇協會，而屠光啟還沒有資格加入進去，因為他還沒有資格活動拍電影，最近，見他幽閒得很，天天帶着莎菲在沙利文咖啡館坐坐談談。

莎菲梳了二個辮子頭，臉孔上不施一點脂粉，皮膚是白得像沒有血色，簡直是患着貧血症，像莎菲那樣的身體，應該多到公園裏去晒晒陽光，不應該再孵在咖啡館了。

關於莎菲的貧血，當然是過去天天日夜的在攝影場中趕拍通宵弄壞了的。

我們希望屠光啟多多關懷莎菲的康健纔是！

沈揚學習俄文

沈揚日來攻讀俄文其勤，他有志翻譯蘇聯文學，自稱將下三年功夫。

園遊會中忙於簽名的上官雲珠（杜鰲攝）

永華新片 大涼山 火葬 申請輸入

香港永華公司攝製之舒繡文主演卜萬蒼導演之「大涼山恩仇記」，又張駿祥導演白楊陶金主演之「火葬」二片，早已完成，上海之馬路上路牌廣告亦已做出，而以上二片尚在香港，自上星期華東貿易管理局「申請輸入已沖洗電影片暫行簽證辦法」公佈後，「永華」上海辦事處已準備將在港之以上二片，申請輸入矣。

禍從口出！

石揮演說起風波

石揮在各界代表大會中演說，演辭中曾提到電影院的機器房放映師每月可賺十數担米的薪金，而電影公司的攝影師則通常是月賺數担米而已。這一段「引證」使電影院的放映師大起反感，第二天電影業職工會召開理事會，來了一個決議案：「一致拒絕放映石揮主演的片子」。這事件職工會方面正在設法與電影院當局請求合作中，按石揮以上的一段演說上的引證，一定並無含有什麼惡意，希望電影院的放映師靜一靜心，將這議案取消了，大家共同的合作下去。

舊片重映

最近各公司出品的新片甚少，於是大批舊片出籠，像最近在上海重映的有李麗華主演的「奇女子」，胡蝶主演的「春之夢」，孫景路主演的「玉人何處」，「奇女子」的舊片在滬光重映，聞收入與新片相等云。

電影明星小史集 六百元售六冊

附款六百元，即寄贈電影明星小史集六冊，內刊全部紅影星小史。

預定本刊

預定本刊十期特價二千五百元。

預定本刊五期特價一千三百元。

第一期至第十期

今年出版第一期至第十期本刊精美合訂本，每冊特價二千元正。

二百元售電影故事

A. 附款二百元，即寄贈電影故事第六、七期二冊。

B. 附款一千元，即寄上電影故事合訂本一厚冊。

女明星照相集

女明星照相集已出版五期，第一期每冊二百元，第二期四百元，第三、四、五、期每冊三百元，函購即寄。

向本社函購讀者注意

投函本社，請寫明上海(18)永嘉路六九五弄七號A青青電影出版社，請註明(18)郵區字樣，以免遺擱日期。

國產片前途・光明燦爛

中央電影管理局局長袁牧之即將來滬主持全中國電影製片計劃和發行網的消息，已誌本刊上二期中，聞袁牧之已決定於二十日自北平動身來上海。

上海各公營的電影製片廠自接收後，尚未開始拍片，袁牧之到滬後，即將展開攝製工作也。

在影片發行機構上，過去除吳邦藩主持的電影聯營處外，其他均屬私人經營性質，專為各小公司排片上映，排片者的獲利甚為可觀，有收取上映之營業總收入百分之十五的，最低為百分之五。

以後這一批剝削小電影院和小公司的居間人將被消滅，電影管理局下將成立一個華東影片經理公司統一發行國產影片等業務。

史東山蔡楚生加入電影管理局工作

名導演史東山和蔡楚生二人在北平參加文代大會之後，並未返滬，聞已加入電影管理局，將在該局屬下担任工作，史東山主持影片製片部門，蔡楚生主持藝術工作部門，史蔡二位導演影片態度的認真，都是觀衆們所信仰的，在袁牧之領導下，史蔡二導演的協助下，中國電影將發揚萬丈光芒，前途是燦爛光明了。

為工農兵服務
張伐想去北平讀書

張伐的哥哥在「華北大學」唸書，與謝俊是同學，最近張伐也準備上北平去學習半年，在集體生活中求體驗。將來就完全以無產階級姿態，為工農兵服務了。

陳嬿跟着陳天國「學習」

在重慶自與秦怡分手後，却始終獨個子，雖然常有桃色新聞傳出，却祇是傳說而已，並無事實表現，私生活尚嚴肅，除了喝幾盃酒之外，並無其它嗜好。

陳嬿入電影以來，主演過二部影片，公映過一部「年年如意」，另一部「小皮匠」。却遭到了禁映，她接近演技上的成就，尚遠，而她在交際手腕上却很見活躍，陳嬿雖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女孩子，如果在演技上學習，在好的導演下多拍幾部影片的話，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最近她在園遊會中服務，在冷飲室裏認識了陳天國，最近有人看見他們在一起看球喝咖啡，據說他們之所以接近關係，因了是「五百年前同一家」，大家都是姓「陳」的關係。

陳天國在銀幕上是一個成功了的演員，像陳嬿能多跟他「學習學習」，倒也是有進步的。

圖：陳嬿

為了磨練演技
衛禹平將進煙廠

在努力學習聲中，思想前進的小生衛禹平，正在考慮進工廠，他已接洽好華美烟公司，預備跟工人們一起工作，舉辦學習小組，辦壁報，經過一陣工人生活之後，將來在舞台上將以勞動姿態出現，他深入工人羣的唯一志趣，當然是為着磨練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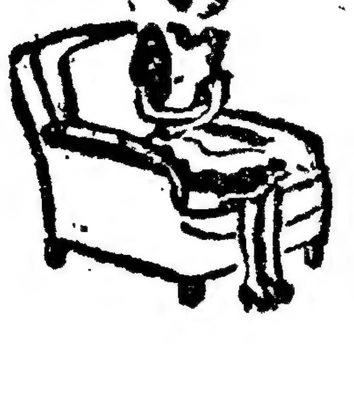
小鳳產前運動

小鳳出嫁後，已生一子，剛過週歲，現在這位「年青的媽媽」又大腹便便了，每天上午躑躅在南京西路上，說是產前的運動。

「人在屋簷下」出籠
唐紹華不掛名

華僑公司出品的「人在屋簷下」一片，已在太埠戲院公映了，該片為什麼沒有導演人而寫上一個「集體導演」的名義呢？茲將其內情記之於下。

「人在屋簷下」原先的投資人是國際大戲院的經理王嘉，拍了一半，王嘉款盡，不願續拍，於是把已拍了的一半放棄，讓給華僑老闆李君俠繼續投資攝製，這是李君俠得到了的便宜貨，這消息已誌前幾期本刊中，唐紹華是前曾供職偽電檢查處的，因為「唐」的身份有關係，曾想加入影劇協會經審查後則不准，因之掛唐紹華三字或將有問題，故該片上映便沒有唐紹華的名字，而改用集體「導演」四字了。



歡迎函購・舊書廉售

六百元買五冊・

A. 信中附款六百元寄(18)永嘉路青青電影社當即寄上今年出版第四，五，六，七，八期，青青電影五冊。

B. 附款九百元寄(18)永嘉路青青電影社當即寄上今年出版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期，青青電影七冊。

C. 如欲補購今年出版第一，二期者，每冊祇售三百元，（第一期為特大號，有上海各電影院地址，電話號碼，有各影片公司地址，明星地址。）

・四百元買十冊・

甲、信中附款四百元，寄永嘉路本社，當即寄贈去年度出版的青青電影十冊。

乙、附款八百元，當即寄贈去年出版青青電影合訂本一厚冊，計有連續各期二十冊。

全年精裝合訂本

去年出版青青電影全年精裝燙金合訂本自第一期至第四十期全，每冊祇售四千四百元，附款即寄。

上海(18)永嘉路六九五弄七號A青青電影出版社

造棚造窮了

文華演員自動減薪！

文華公司是上海私人經營下的唯一資本濃厚的一家，過去的一切待遇，勝過別家公司。

最近為了新片出品少，過去所有的盈餘均為了建造一座新的攝影棚造窮了，最近全公司均在緊縮中，職員演員大明星們一律自動減新，以求公司的生存，聞各大明星和高級職員的月新均已減低，都在一百元底新之內了。

石揮在文華籌備開拍的新片「我這一輩子」，聞亦將等候文華當局經濟有辦法後纔能登場，總之，文華公司目前在希望着新片「錶」公映後的收入了。

永華不停辦

前一個時期在上海電影圈都傳說香港永華公司將停辦解散之說，記者向永華駐滬辦事處人員探詢，據說最近他們曾接香港長途電話，關於停辦之說不確，並將大事改革內部的人事組織云。

史原跳牆聽電話

一位影劇演員，家裏一只電話是非常重要，因為有臨時拍戲或排戲，在公司當局就便利多了。

史原的家裏是沒有裝置着電話，他就約定了隔壁的鄰居電話，可是關於聽電話和打電話却是一樁頂不便利的事情了。

因為史原住在三層樓，鄰居的電話機也裝在三層樓上，史原每次去聽一次電話，來回得跑十二層樓梯，來叫他去聽電話的人，也得陪着他跑十二層樓梯，這真是一件麻煩事。

有一天那鄰居發明了在三樓晒台上叫史原去聽電話，於是史原亦靈機一動，就在晒台的矮墻上跳了過去。聽完了電話就跳了回來，這麼一跳，就少跑了十二層樓梯，這一次發明以後，就常史原用了這一個辦法了，據他說：「這也是節約！」

周伯勳的拷貝

周伯勳有一個十歲的兒子和二個五六歲的女兒，那三部小拷貝，就是面孔長得和周伯勳一模一樣，就是小嘴吧上缺了幾根鬍髭而已。

洪謨收購膠片

編導洪謨最近在籌備投資拍一部新戲，劇本他自己已經寫好，資金方面從朋友中籌劃，這幾天正在接洽出租的攝影棚。

比較困難的還是膠片問題，上海膠片存底不多，散在囤戶手裏，洪謨正在向各方面出高價去搜求，以便開拍時應用，聞洪謨這部新片中女主角已決定，由沈敏主演，因為他們在「好夫妻」中合作過。

孫道臨捐產從影

現在崑崙公司攝製中的「烏鴉與麻雀」中，孫道臨也有戲，孫道臨的原籍是在滬杭鐵路中段的嘉善，在上月他因父歿奔喪，返籍料理喪事，停留十餘日後，即回滬拍戲，據悉孫府本是書香門第，除掉一所大宅院之外，藏書極多，並擁有大量土地，聞孫道臨返滬前，慨將全部產業捐出，由當地教育當局接管創辦學校，孫本人從此即無牽無累，永遠為影劇工作努力。

影院職工—自動減薪

每在夏季的大熱天，娛樂場所的營業必然減低，電影院最近更因了新片出品減少，在營業更是大受影響。

在上月底，上海電影院業的老闆們，曾提出以每天的營業收入，除開支外，勞資雙方做拆賬，勞方得百分之二十一，結果這條件被勞方所拒絕。職工們自動將月新打了一個八折。

最近資方又提出了取銷電影院放映間四手的工資，為了最近電影院每天祇開映三場，每一家電影院放映間原用放映技師三人，稱之曰「頭手二手，三手，」後來為了電影院每天改映四場，放映師忙不過來，於是多僱了一位「四手」，也就是等於練習生，可是他們的待遇却也相當優厚。

影院業的職工方面，早有組織，有第一分會和第二分會，放映間技師是屬於第一分會的，收票員與售票員是屬於第二分會的，他們的組織是相當堅強，這一次諒來不會答應的。

馬徐的兒子

國泰公司的佈景師馬中嬰，是名導演馬徐維邦的兒子，他除了在國泰任設計佈景工作外，同時在「上海美專」担任西畫教師。

白虹的小南洋

白虹最近參加上海演劇社在龍門大戲院演話劇，第一天夜場白虹的大女兒小南洋到戲院捧媽媽的場，在台下看戲，小南洋已長得與白虹一樣高大了，記者向白虹說，應該改叫她是大南洋了。

夏佩珍到大世界

當年與胡蝶並駕齊驅走紅於銀幕上的夏佩珍，現在已沒落在大世界三樓大聲劇團中演文明戲了。

黃宗江 朱嘉琛 夫婦參加文工團

電影是大衆的教育，電影明星是大衆的模範，上海解放後，許多的明星，生活都改變過來，像女明星們不再穿華麗的衣服，而穿上了藍布旗袍，項複考入了政治大會，丁芝已在北平受了訓回來，園遊會結束後，有一對影圈中夫婦共同參軍去了。

那就是黃宗英的兄嫂—黃宗江和朱嘉琛，他們伉儷二人，一致認為要做一個真正堅實為人民服務的影劇工作者，必須參加革命，深入工農兵求一個澈底瞭解不可。有了無產階級的思想與情感，方能達成最高的任務。於是二人毅然參加了三野特種縱隊文工團，已於廿日中午隨着部隊出發了。

黃宗江自一九四〇年一月，在北平棄學來滬投考劇藝社，從事劇運，已有九個年頭。在這九年中，曾經有二年半的時間，他參加中國海軍赴美受訓，遍遊新大陸及太平洋諸島，勝利後歸國，又回到北平燕京大學讀了一年書之後發現肺病，在床上躺了兩年又十個月，去年五月抱病南來任清華影片公司編劇。在上海解放前的一個月，他的病經醫生證實已痊癒了。能夠好得如此迅速，那完全要歸功於他太太朱嘉琛的調護得當。

宗江的作品，已經出版過的有「大團圓」「處女的心」及散文「賣藝人家」。上演過而未曾出版的有「大地」。寫好之後認為不滿，不願意拿出來的有「李後主」，「相思樹」，及「爸爸在戰場」。至於他曾經演過的戲，就無庸贅述了。

朱嘉琛自一九四五年參加「南北劇社」，一直沒有改過行，直到去年才同宗江相偕來滬入清華公司做演員，一年來只拍過兩部戲，一部是清華出品，丁力導演的「大團圓」，另一部是文華出品桑弧編導的「哀樂中年」雖然戲只拍過兩部，但[illegible]外行一致認為她有極[illegible]的諳和前途。

丁芝榮歸故鄉

解放前好幾個月，丁芝悄然從上海去香港，又從香港轉到北平，經馬彥祥的介紹，加入了華北軍政大學，投身在革命隊伍之中，脫下旗袍換上軍裝，生活也不再悶苦無聊，活得很有生氣的樣子。

從入校到現在，業已受訓期滿。日前有信給上海的朋友，她說不久就可以回上海來。

「怒吼的中國」下月演出

劇影協會遷地辦公

影劇界主辦的勞軍園遊會結束了，收獲的成果是超出了意外的成功，影劇界的勞軍義演大話劇「怒吼的中國」又在開始進行中。

演出日期已決定下月九日到十七日，地點在「逸園」，每場可容納觀衆一萬以上，票價是大衆化，大約是一千元和五佰元二種，由沈浮担任執行導演。

「怒吼的中國」決定本月二十日起開始排練，地點在霞飛路福開森路口大衆製片廠，因為那裏是各電影製片廠的中心點，演員往返比較便利。

演出這一個大話劇，將動員二百多話劇工作人員，為了集中起見，原在浦東大樓八樓辦公的劇影協會，二十日起也要暫時遷到大衆製片廠去辦公了。

雜誌 上海

童芷苓北返

童芷苓為了閣家南來已經兩年多，北方有許多的家務尚待料理，所以她在月初就把她的父母童漢俠，兄嫂童壽苓兩對老的小的夫妻，和妹妹蓀苓弟弟祥苓，如數由上海送回了北平去，她自己則已於十五日北返矣。

名坤伶曹慧麟主演了一部「百無禁忌」無聊片以後，[illegible]很想集資自拍一部有意義[illegible]點的片子，聞資本上已無問題，所成問題的却在於劇本和導演的聘請了。

★

名劇作家曹禺，在文代大會結束後，開始走向農村，參加實際工作中去學習，張駿祥也準備加入軍隊中去學習。

★

陳娟娟家中出事

馬當路陳娟娟的家中，在上月底颱風襲滬時，屋頂被隔壁的晒台倒坍，遭池魚之殃。全部屋頂被壓得粉碎，幸虧天花板擋篤，不曾釀成慘劇，屋頂被壓壞部份，由隔壁賠償，天花板則由婆婆挖腰包，自費修理，化了二萬餘元，陳娟娟在香港還不知道家中出了事呢！

應雲衛談文代會

應雲衛參加北平文代會回來，他說：這一次赴平，時間上一共是半月，來回旅程上費去一星期時間，在平時，毛主席曾二三次出席講話，毛主席講：「人民需要你們，所以歡迎你們來。」而和大家接觸最頻繁的却是副主席周恩來先生，這次大會決議成立一個「全國文總」，全國文化工作者得以在一個旗幟下團結前進，今後全國文化工作者要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應氏幷談到北平一般經濟情形，說由於東北和關內的物資交流，華北的經濟是一天比一天地穩定起來。

韓非喪父

韓非到香港去拍戲，他的老父卻仍留住在上海，他的父親在上星期三逝世了！他兩個兒子都在香港，大兒子與媳婦孫景路在那邊已住了近一年，韓非與太太李浣青暫時也不作歸計，此次他們父親病危時，祇通了一個長途電話；無法回來奔喪，入殮時，團內人前往弔唁者僅洪談，白穆等三數人前往。

上海市立戲劇專科學校招生簡章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印

一、本校暫設下列各系組

（甲）本科

表演藝術科（包括電影、話劇、歌舞劇各組）

演出藝術科（包括導演、技術、劇場行政各組）

戲劇理論科（包括編劇、理論批評各組）

（第一學年除特殊課程外不分科組）

（乙）研究班——本期暫不招生

二、投考資格：

1.高中畢業。

2.同等學力。（須有學校或社團證明）

3.參加戲劇工作一年以上，而有劇團隊之服務證件，或影劇協會會員之證明者

4.初中畢業對戲劇、音樂、舞蹈有特長者。

三、年　限：本科三年畢業。

四、試驗科目：本科：國文、政治常識、文藝常識、國語讀辭、演技、（投考歌舞劇組者加試聲學、舞蹈、音樂常識，投考技術組者加試素描。）體格檢查、口試。

五、報名手續：凡投考學生必須親來本校填具報名單並繳左列各件：

甲、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書及其他證件。

乙、最近一寸半身照片二張。

丙、報名費一個折實單位為準。

六、收　費：遵照　文管會規定收費（膳食自理，家境貧寒者，得申請臨時救濟金）

七、報名及考試日期地點

報名：八月廿日至八月廿三日。

考試：八月廿五日上午八時半起。

地點：本校

備註：遠道學生可請求寄宿。

校　址：上海四川北路橫浜橋北一八四四號

電　話：四六二七〇

片 · 針

效用與德國蓋世維雄美國與利通相同

經銷處：各大公司各大藥房及各大商場西藥部

上海保爾藥廠監製

廣告：地址廣西路二三六弄三八號　青年廣告服務社　電話九六九八五號

脱貨求現

大狂賤!!!

★花色最多★

★定價最廉★

九龍呢羢公司

南京東路山西路西

電話：九一五六三

長期薄利

正大呢羢號

河南路中匯大樓221—3室

TEL. 83788 83262

河南中路四十二號

鴻祥呢絨總號

花色 總滙 薄利 專家

同新呢絨公司

河南中路二十二號

安平公墓

墓園：滬閔南柘路

總管理處・永壽路一七二號（卽東自來火街）

・特闢經濟墓地・

・兼辦運柩業務・

園景秀麗 安葬福地

電話 八六二八四

南市殯儀館

館址南市陸家浜路大興路口

承辦 ▲火葬 ▲運柩

經濟殯儀 日夜服務

(02) 七〇五二〇

出版歷史最悠久的唯一老牌電影刊物

青青電影

出版第十七年

第二十一期

重登銀幕之周曼華

杜鰲 攝

每册三百五十元

兒科良藥

蛔散

除疳積
驅蛔蟲

到貨有售

總發行 上海南洋大藥房

總發行所·上海成都路四六四號南京西路口
支店·林森中路九〇三號國泰大戲院西首
南京發行所·太平路二〇三號揚井公口

英雄牌 金錢牌

絨線

輕軟舒適　**經濟實惠**

安樂紡織廠出品

甯波路四三九弄六號

電話九三七三六

上海劇影協會主邀

記：蘇聯名導演 格拉西莫夫演講會

·小露·

由於這次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的蒞滬，上海影劇人士為了向我們偉大的友人蘇聯學習，特於十月十七日假大光明大戲院舉行了一次空前盛大的集會，並邀請了代表團團員之一——蘇聯藝術學院院長，，蘇聯名導演「格拉西莫夫」演講，參加的人數達二千餘人，情緒非常熱烈。

× × ×

這天天氣分外的晴朗，在午后二點鐘光景，負責邀集的影劇工作者們，都陸續的到了，在有計劃的分工服務下，負責招待的石揮，莫愁，張鴻眉，路明，朱莎，吳茵，汪漪，傅惠珍等，都掛着紅綢條站在入口處忙碌地招待電影，話劇，京劇，地方劇等入座的聽衆。

× × ×

關宏達亦準時到，進場就坐，可是椅子差點坐不下，因為他屁股太胖了。

老太婆田太宣也出現在會場裏，有人說：「這麽大年紀還來聽講？」但她的精神却百倍。

× × ×

在三點鐘左右，陣陣的掌聲，自遠而近，原來我們的友人「格拉西莫夫」含着歡笑進入會場了，於是掌聲更大作。

主席陳白塵即時宣佈開會，當時前後上下的攝影記者都背着照相機出動了，摟上燈光幾次放亮都在拍攝這個偉大而有意義的場面，蘇聯攝影隊亦有人背着照相機在場內外走動，不過別人的鏡頭一律向台上，而他却是朝着台下。

× × ×

開會後，首先由熊佛西致歡迎詞，他說：中國的電影工作者應該向蘇聯學習，和我們的朋友緊緊擁抱，同時希望格拉西莫夫先生時常到中國來指教我們，熊佛西的情緒非常興奮，他的手不時在顫動着，當他代表上海劇影界向格氏致崇高的敬意時，全場一致起立，掌聲如雷。

格拉西莫夫先生這時站起來講話了，忙壞了攝影記者，台上就有三個鏡頭對準他，講詞由徐谷明小姐担任翻譯。

× × ×

他說：「親愛的朋友們，在我報告之前，請容許我向朋友們致崇高的敬意，并代表蘇聯電影戲劇工作者向朋友們敬禮，」一陣熱烈的掌聲。

格氏又說：他們來到了解放後的中國，這是中蘇合作的開始，我們計劃拍攝二部五彩電影，發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鬥爭情況，更鞏固二國的藝術合作。

接着說：從一九一九年列甯簽署了電影事業國有化的命令起。

蘇聯的電影在黨的領導下壯大發揚，電影工作者的鬥爭有着偉大的光榮歷史，在蘇德大戰中，千萬的電影同志都參加衛國戰爭，後來格氏還允許我們提有關電影的問題問他。

下面兩個問題是他所回答的。

× × ×

（一）蘇聯電影的近況？

答：在蘇聯莫斯科有四個製片廠，列甯格勒有三個製片廠，基輔有二個製片廠，其他各大城市中，皆有電影製片廠設立，且均有近代設備，大部都在拍攝五彩片，據他的估計，一二年後，全蘇聯都可以拍攝五彩片了。

（二）關於蘇聯十月革命時，電影工作者是怎樣在聯共（布）的領導之下掌握文藝政策從事業務的？特別是那些和革命沒有密切結合的劇影工作者，他們是怎樣進行學習與改造的？

答：十月革命後，經過一年半才開始電影的攝製工作，最初是紀錄片，用新聞性的紀錄片來反映革命後蘇聯多方面的情形，來達到利用電影這一武器的目的，列寧和斯大林對於電影的作用和意義，給予極高的估價和極大的意義，因此黨對於電影之作為宣教武器，是非常重視的，是生活和社會在改變，是人民的思想在改造，所以電影工作者在生活的影響之下，也在被改造着，而黨對於電影的批評始終把握得很緊，所以使蘇聯電影事業和電影工作者走上了正確的道路。舊的工作者，改造得很快，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有充分的工作技能，在大的生活之海中，他們是很容易被改造過來的。

× × ×

時光已經五點一刻，「格拉西莫夫」解答了所詢的問題，大家又一陣熱烈的鼓掌，最後由秦怡代表劇協向格氏獻花，格氏接花後，在掌聲雷動下向大家揮手告辭。「劇協」又放映西蒙諾夫原著，格拉西莫夫改編導演的蘇聯名片「青年近衛軍」，以作餘興。

記者看完了「青年近衛軍」，踏上歸途已近七點鐘了。

青青電影

出版第十七年

第二十一期

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十日刊

本刊業已申請人民政府軍管會新聞出版處登記中

本刊創刊於一九三三年四月

主編 嚴次平

記者 梅格 麗沙 朱誠 孫化夷

攝影 關鵬

每冊定價人民幣三百五十元

出版者 青青電影出版社

上海(18)永嘉路六九五弄七號A

印刷者 天華印務館

上海東自來火街一五〇號

闊別六載・重登影壇

…周曼華专访…

阿誠文・杜鰲攝

一個秋高氣爽的上午，記者懷了一顆喜悅的心，踏上了那條幽靜的林森西路，穿過高安路，便到了中南新邨，進去左首第一家——五號門牌，便是周曼華的家了。

在門首站定，按了一下電鈴。

「找誰？」門開了。走出一個男僕來。

「周曼華小姐在家嗎？」

「在樓上」。那男僕一看是相熟的，便說：「請你在下面等一等，我去稟告」。

蹬蹬蹬……樓梯聲響，走下一個苗條身材的人來，正是周曼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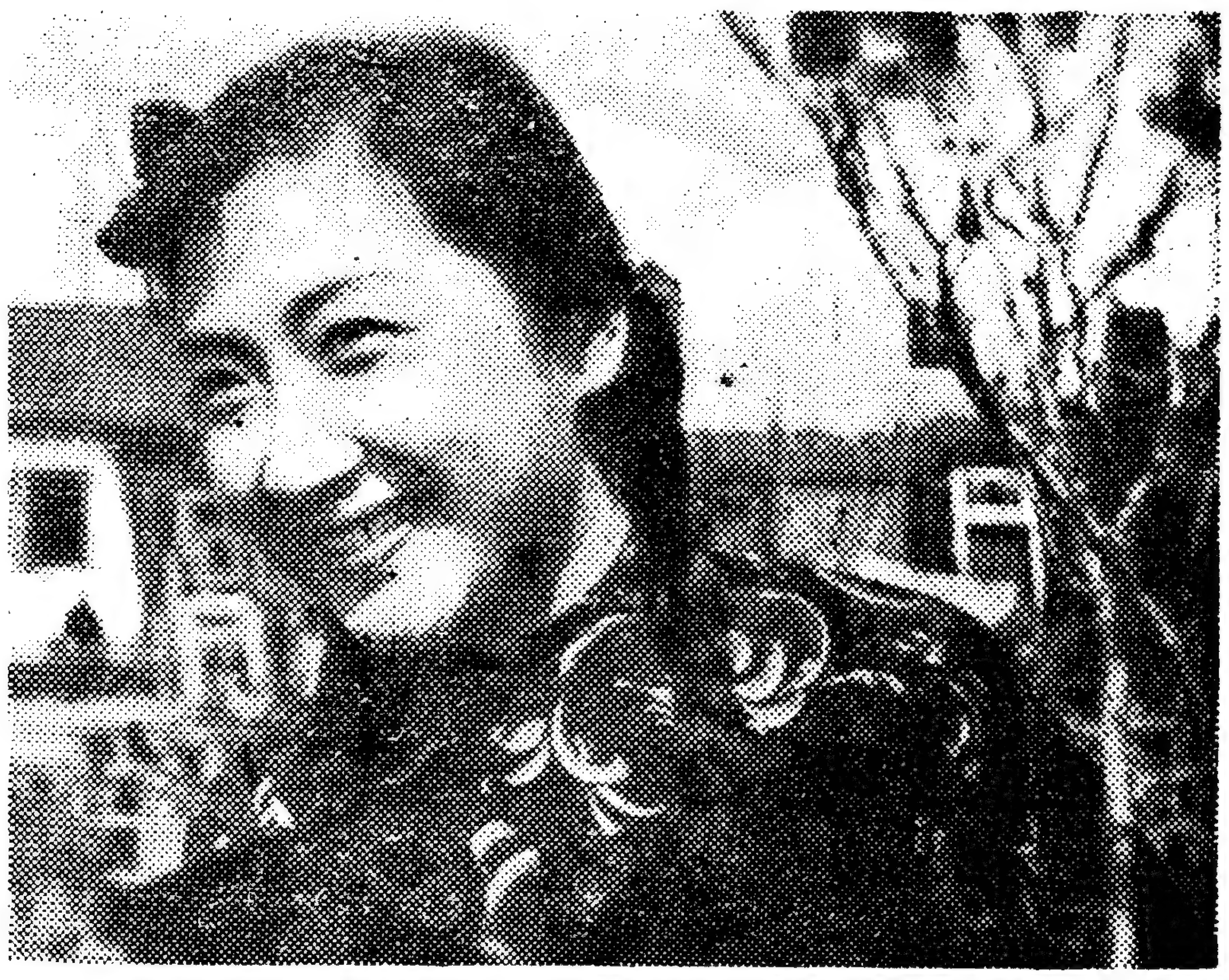
周曼華穿着一件橫條紅呢旗袍，足履繡花鞋，面上不施花粉，頭髮蓬鬆鬆，好像久沒有整理過。

一個已經有了歸宿的女人，自然不必再把自己裝扮得像花一般的豔麗。

沒有化裝過的周曼華，是顯得簡淡，樸實，恬靜，幽麗，雅緻。我實在想不出再用什麼更美的字眼來形容她的好，總之一句話，她是充份地表現了東方女性靜的美。

在會客室坐定，記者就非常冒失的開始訪問的任務。

「聽說你這次要重上銀幕了，是不是？」



站在樹旁的周曼華

「這次全是張石川先生的堅邀，情不可却，而況我過去又是張先生手下的人。」她笑着回答：「但我已經闊別了影壇這末多年，演技都給荒疏了，所以這次拍戲，很有點害怕，這點，還得要請各個老朋友指教和批評了！」

「周小姐說得客氣！」記者又問：「酬勞怎樣？」

「酬勞嗎？沒有談過。張先生是我老朋友，當然不計較這些！」

「要拍多少時候？」

「一個多月吧！」

「周小姐拍畢了這部『自由天地』，是否再預備拍戲？」

「要看以後情形再决定」。

「你看我比前胖嗎？」周曼華揑了揑她那結實的手膀，問。

「胖，胖了一點！」記者說。

「哎。碰到好多已久沒有見面的朋友，他們一看見我，總說：『你胖多了』真的，我胖了許多，但，我真有點担心，假使再胖下去，怕影響了綫條，而況我的個子又不怎末高。真不知怎麼辦呢！」她歎

站在石獅子前的周曼華

精明的主顧羣皆稱譽

口得意牙膏

的確是牙膏之王

了皺眉頭，說：「所以我想極力減瘦！」

「也許你拍了戲，或者可以瘦點。」記者安慰她說。

「杏全，給我來杯鹽湯。」周曼華高聲吩咐她的傭人。

「怎麼？你歡喜吃鹽湯？」記者驚奇着問。

「哎。我每天早晨起身後，必喝一杯鹽湯，早飯是不吃的，這樣已成了習慣。一方面我的胃部一直不大好，所以倒也並不覺得怎樣？」她笑着回答。

「周小姐起身得很早吧？」

「我每天早晨八點鐘就起身，晚上九點鐘睡。但拍了戲，恐怕不能這樣規定了。」

「你在家的時候，覺得寂寞吧？」

「一點不。在家的時候，有時整理整理這樣，又打掃打掃那樣，雖然是些雜零狗碎的事情，倒也覺得很忙！」

「你常出去嗎？」

「有時到親戚家裏，有時伴朋友出去買東西，有時出去看場把電影。」

「你常去看你媽嗎？」

「三天兩頭去！」

亭亭玉立的周曼華

「她今年五十多了吧？」

「五十四。」

「你兩個兄弟呢？」

「大的現在剛進銀行工作，小的現在讀高中一。」

「這裏就住你一個人家嗎？」

「不。上面三層樓還住着一個姓沈的人家，是個書香之家，很樸質，只有三個人，父，母，一個十八歲在高中唸書的孩子。我和他們很合得攏來！」

「到是很好」。記者說：「我想幾時同杜鰲來給你拍照，好嗎？」

「好的！」她說：「杜鰲吧，我們老朋友了，從前他一直給我照的，你們要拍照時，隔日先打一個電話給我，好讓我有個準備，或者拍照那天我要到廠裏去拍戲，害你們白跑一次，很說不過去。」

「那末你的電話號碼！」

「七××××」她說：「但請你要保守秘密，千萬別登出去！」

「當然！」

正談到這裏，忽有二個客人來訪周曼華，記者為免打擾他們，只得向她告辭，她一路送了我出來。

「朱先生，很對不起，沒有好好招待你，有空請過來玩。」

「麻煩你！」記者說：「再見！」「再見！」

× × ×

星期四中午，記者撥了一個電話給周曼華。

「你找誰？」接電話的正是周曼華。

「你周小姐嗎？我朱誠。你明天有空嗎？我想明天同杜鰲到你家拍照，怎樣」？

「啊呀！明天嗎？明天我正要到大同廠去呢，過兩天好吧？真是對不起！」

那末過了星期六，我再打電話給你。再會。」

「再會。」

× × ×

第二天上午記者到本刊的編輯部去。杜鰲也帶了鏡箱來了。

「今天不能去拍了，她要到大同廠去呢！」記者說。

「我看現在祇有九點鐘，周曼華不會去得那麼早的。我們且到她家裏去再說！」本刊主編嚴次平看了看錶，說。

「好！」

好在周曼華家離本刊編輯部很近，去去再說。於是嚴次平，杜鰲，我，一行三個人，到了中南新邨五號。

周曼華還沒有出去。

「現在就給你拍照吧！」嚴次平杜鰲同聲說。

「現在，你看我頭髮這末蓬，總要到理髮店去整理整理！」

那末下午來拍吧！」嚴次平說。

「下午我約好一位小姐出去買東西！」

「那末明天上午，」嚴說。

「好的，就明天上午！但明天恐怕公司裏有戲，且看今天晚上有沒有通告來。請你晚上打隻電話來，再決定如何？」

「好的！那末我們告辭了！」

「對不起，害你們空跑了一次！」

「再見。」

「再見。」

晚上忘了打電話去。

× × ×

星期六上午，嚴次平打了一隻電話到周曼華處，回說周已到大同拍戲去了。

「到大同去！」

嚴次平，陳克白，杜鰲，孫化夷，記者，五人總動員，到了大同攝影場。

化裝間裏擠滿了人，周曼華喬奇等正在化裝。

於是我們在攝影場裏繞了一圈，又到對門上聯製片廠巡禮了一圈，「大同」正在裏面灌唱新片「望穿秋水」插曲，歌名「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

重回「大同」化裝間時，周曼華已經化裝好了，梳了二條逗人可愛的辮子，臉上傅滿了脂粉，嫵媚極了。這時，我們又看到了十年前的周曼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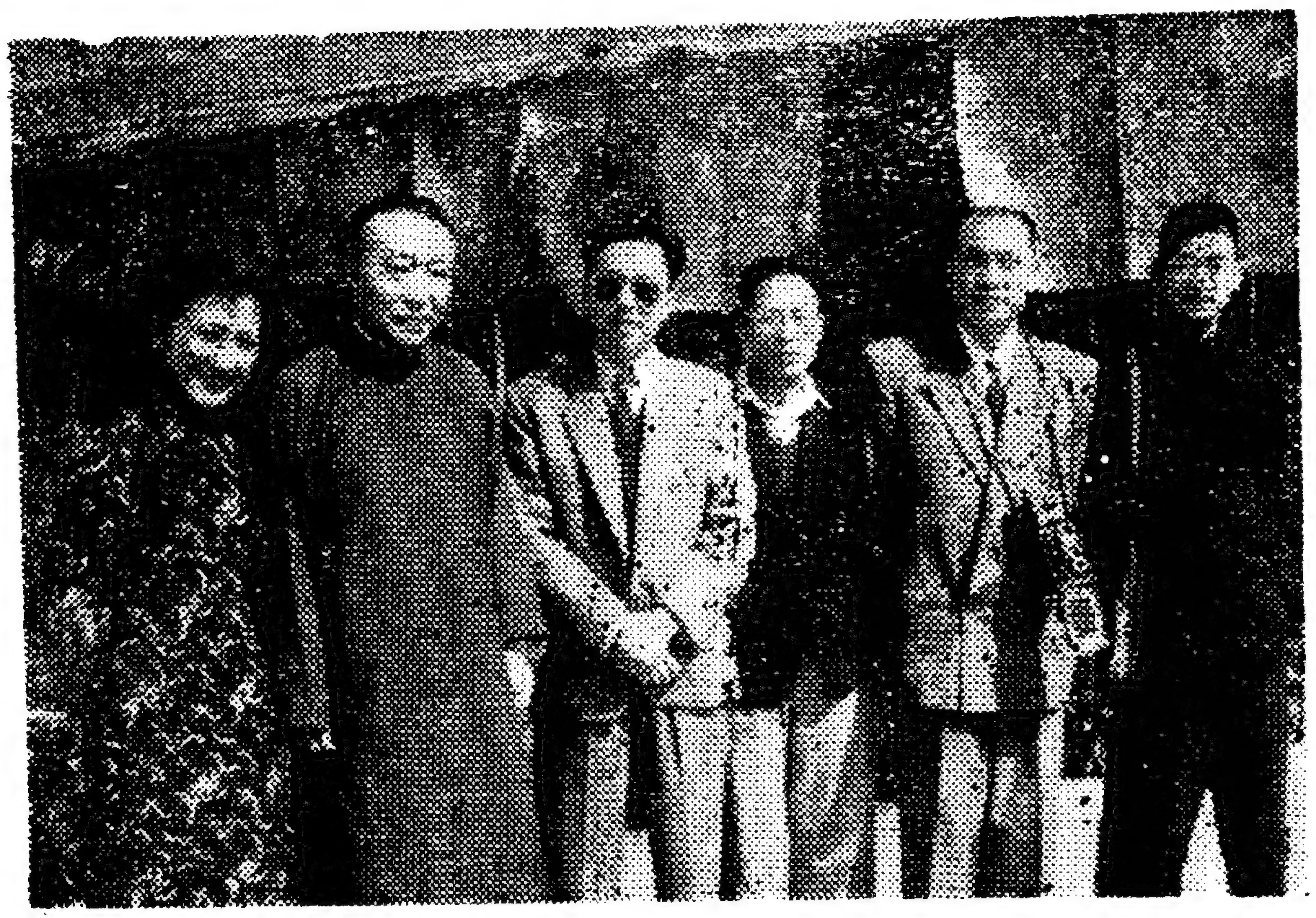
「周小姐，現在可以拍照了！」

「好！」

於是，杜鰲，陳克白二位攝影記者把照相盒打開，在花畔，在石獅子邊，在房子旁，在花台內，總共攝了二三十張。

這時，張石川先生來了，我們又全體合攝了一張。

攝完了，我們五個人帶了愉快的情緒，走出了大同廠。



朱誠・陳克白・孫化夷・嚴次平・張石川・周曼華

蘇聯攝影隊
參觀上海各攝影場

·敏慧·

隨着這次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來滬的蘇聯攝影隊，於十月廿一日上午曾赴上海各製片公司攝影場參觀，當時受到各公司員工熱烈的歡迎，茲將其參觀情形記錄於后：

這次蘇聯攝影隊裏面，有製片家，導演家，編劇家，攝影師，錄音師等十多個人，十月廿一日他們趁着在滬等候代表團格拉西莫夫重返上海攝製記錄片的空檔，曾去各製片公司攝影場參觀。

首先到的，即將成立為國營上海製片廠第一廠（即前中電一廠），看了洗印室、錄音室、拷背室、烘箱室、剪接室、試片室、印片機、卡通機等，又看了二本「三毛流浪記」，攝影師拉波波特當時感動得甚至落淚，他們還要求看全部的「三毛流浪記」。

廠裏的員工熱烈歡迎他們，當時拉波波特發表談話，表示中蘇二國鬥爭目標相同，為保衛世界和平努力，將來一定能合作得很好，他們的到上海來，主要是被聘請拍二部五彩記錄影片的：（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二）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相信中國電影事業一定與中國革命一樣有光輝燦爛的前途。

後來副廠長鍾敬之致謝詞，歡迎他們的來臨，希望蘇聯在物資與技術方面幫助我們。

其次再到崑崙影片公司去，那時上官雲珠與露露（小明星）正在拍烏鴉與麻雀一景，導演是鄭君里，由鄭導演介紹客人，與演員們一一握手。

後來又由石揮引到同地的文華影片公司去，看了五彩越劇記錄片「販馬記」二個景。

看了以後，他們與在場的工作人員合攝了一張照，又遇見王龍基小明星、他們還親熱的問了他幾歲。

拉波波特又講了一次話，內容與前面相同。

鄭君里，石揮亦說了話，歡迎他們，也希望他們常來幫助指教。

直至下午五時三刻，他們才離開了文華、崑崙影片公司。

他們看到中國影片廠機器破爛，而能拍出這樣好的電影來，都非常贊佩。

藍馬在話劇「羣猴」中飾警察 ·關鵬攝影·

吳媽訪問記

上官天

昨日記者走過林肯公寓，特趨吳驚鴻媽處問候。她媽正在外邊晒皮衣服。

「吳老太太，你們吳小姐最近台灣有信來嗎？」記者問。

「沒有，最近音訊一點都沒有！」吳老太太苦笑着回答：「真把我想死了！」

「吳老太太，不必焦急，你等着瞧吧。再過不多日，我們的解放軍就可打到台灣去，那時台灣解放了，你們吳小姐不是就可以回上海嗎！」記者安慰她說。

「但願如此！但願解放軍早日打到台灣去！」吳老太太像喊口號似的堅決。

是的，但願解放軍早日打到台灣去，解放全中國！

于伶返滬
帶來名劇「紅旗歌」

文藝處副處長于伶，已於上週由北京返滬，帶來老解放區名劇「紅旗歌」劇本，該劇本已由劇影婦女協會話劇電影組獲得，即將籌備排練演出。

吳永剛續拍「孤雁血淚」

吳永剛前為中電二廠導演的「孤雁血淚」當時完成三分之二，自軍管會接收後，一直擱到目前，最近文藝處當局已看過劇本，認為只須稍加修改，是仍舊可以拍下去的。現在，二廠已在着手準備，繼續開拍「孤雁血淚」下月初當可動工也。

沈浮籌拍 開天闢地

「華僑」公司老闆李君俠，係南洋華僑總會委員，現應該會主席陳嘉庚之約，已於上週啓程赴北京，他與陳嘉庚此次在北京之會晤，諒與該公司籌備開拍之新片有關，華僑在積極籌拍中的有沈浮導演的「開天闢地」。

張慧靈 做發明家

被圈內圈外的人們稱做「神精病」的影人張慧靈，最近發明了一種化裝油彩，親自到處兜銷，張慧靈是前期武俠明星張慧冲之弟，他就是有了一種抖嘴巴的病，他實在是最忠實和聰明的人，他會演戲，他會教英文，這次他發明了化裝油彩，希望他能成功。

李麗華離婚

李麗華在香港已與張緒譜離婚，張已返天津經商，李麗華之新對象為一紗業巨子吳某。

× × ×

國泰公司解放後大事改變製片作風，從「快車」而變成「慢車」，由「粗製」而變成「細造」，當年祗認錢不認貨的老板，解放以後也大變了。

× × ×

年明星張石川主持大同公司，起用當公司時代大批舊人。

× × ×

沙莉婚後的第四天，即到大同攝影場拍戲，場中工作人員，大家都叫她新娘子。

× × ×

徐昌霖新編「魔舟喋血記」劇本，已由國泰公司籌備開拍，該片的大部份故事在一只兵艦上的事情。

× × ×

崑崙新片「烏鴉與麻雀」在加緊工作中，昨夜記者到徐家匯攝影場參觀，攝影棚中正在拍攝下大雨的一個鏡頭，上官雲珠淋得滿身衣全部溼透，站在記者身旁的另一個參觀者說：「做大明星也苦透了。」

× × ×

文華公司欠薪已數月，上月公映的新片「錶」又不賣座，發行部一部份職員因欠新而離職他去。

× × ×

民營上聯製片廠廠長葉逸芳計劃拍攝滑稽影片，在籌拍中。

× × ×

新中華公司新片「太平橋怒潮」已拍攝完成，在配音中。

× × ×

屠光啓的啓華公司處女作還我自由，在上海解放之前攝製完成，擱了已有半年，最近在計劃出籠中。

× × ×

文華公司二位基本導演，桑弧，佐臨於上週去北京。

× × ×

最近連續公映的「錶」與「三毛流浪記」，兩部同是兒童片，可是賣座，前者不如後者，「錶」首輪映，折到了一千餘萬元，「三毛流浪記」却折到了五千餘萬元，正是五與一之比。

× × ×

言慧珠在解放後，生活大大轉變，過去唯一嗜好的「飲酒」，據說現在已涓滴不入矣。

× × ×

「夜鶯曲」主角華香琳，近每晨練功吊嗓，勤習崑曲，聞有下海之意。

× × ×

童星趙錢孫決定去北京，此去係投考北京青年戲劇學校。

× × ×

金山由北京隨蘇聯代表團來滬。

× × ×

韋偉，沈敏，均在香港，並未拍片，傳說彼等曾大做單幫生意。

× × ×

「崑崙」新人方維麗，在解放前隨乾爺去香港，近已返滬，深居簡出。

本月八日，為全市人民「慶祝人民政協，保衛世界和平」大遊行之日，本刊也參加這次「雜誌界」的隊伍，左圖為本刊記者朱誠於大遊行時留影。

丁德中攝

陳鯉庭自東北考察回來後，已決定加入「崑崙」担任導演，他原住台爾蒙中電宿舍，最近已遷到貝當公寓。

× × ×

葉明近在文華通宵拍片，上週忽患盲腸炎，當經送入怡和醫院開刀，經過良好。

× × ×

前西北剛拍一半之「人獸之間」，近經軍管會出售，由嘉年公司承購，聞未完成部份即將續拍，導演仍為何非光。

× × ×

電影製片業工會籌備會已成立，推選董天民，岳路，藍馬等十五人為籌備會常務委員，積極展開籌備工作，預期二個半月内正式召開成立大會。

× × ×

國片賣座，正直線上升「百萬雄師下江南」七天中觀衆有十七萬人，「三毛流浪記」九天中有觀衆十九萬人，「失去的愛情」營業亦十分好，一般估計可能打破十九萬人以上。

× × ×

崔超明之妻蘇芸，現在哈爾濱，和她的媽住在一塊兒，共享天倫之樂。

× × ×

前熊佛西之太太葉子，自與熊老意見不合而分離後，即去北京，現在北京教書，生活很清苦。

× × ×

許藍也在北京。

× × ×

林默予，周芻在天津美琪戲院演出之「秣陵風雨」，聞生意未見起色，昨前有函致其稔友姜君，謂將於十一月中旬返滬，重同「大同」拍戲云！

× ×

名編劇家阿英，現在哈爾濱，深居簡出，埋頭趕寫舞臺劇本。

× ×

北平劇人陳方千白薇等，現都留居京地，合資開一麵館，生活相當清苦！

嚴春堂逝世

前藝華影片公司老闆嚴春堂，年近七十，於本年上月十九日逝世，二十一日在上天殯儀館大殮，嚴遺有子女甚衆，長子嚴幼祥在大中華影片公司服務，次子嚴克俊為新時代影片公司創辦人，六子嚴勤甫，即「巫山夢迴」影片之製片人。

·小事大記·

寫「胖大姐」林榛

○朱薇郎○

林榛演「飄」時的服裝

林榛是影劇圈內出名的「胖大姐」。也有人戲稱之「炸彈美人」。究竟胖得有多少重量，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說：「我也懶得去秤，假使去秤了，一看磅數，準會把我嚇死！」

有些女人，往往胖得粗野，而林榛的胖，却胖得高貴，大方。如果拿時裝公司廣告上常用的八個字「雍容華貴，落落大方」來形容她，確實再恰切，中肯沒有。因此，她對於扮演貴婦人，闊太太之類的角色，確能恰到好處，在影劇圈中不作第二人想。

林榛的原姓名很有些像男人，叫袁行正，據說和「大頭袁」世凱還是一族。從小生活在一個舊家庭裏，她的一家子思想都很陳舊。而她却是一個受着新思想薰陶的女性，她厭惡一切舊思想，舊觀念。她在北京兩吉女中讀書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背叛家庭的意志。

在她十六歲的那年，他們闔家喬遷來滬。她進中國中學念書。每星期日，她常喜歡和幾個同學去辣斐花園看戲，開始對話劇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不久，中學畢業。她的爸爸就在這時故世。她也輟學了。在興趣之下，她當了慎德小學的小學教師，教育一批活潑天真的兒童們，後又担任鏡如中學教職。

二年的教育生涯，並不使她感到滿意。她於是開始幻想着能做一個話劇演員。她又這樣的想着：最好有什麼劇團招考演員，她可以去報名，考試，繼而錄取，繼而做了大演員，那時候的情景，簡直是美極了。

她想着！想着！終於理想成了事實！機會來了！就在這時，「上海劇藝社」開始招考演員，她於是懷着一顆興奮的心去報名，結果輕易地給她考取了！她快活得跳了起來！

主考的是于伶先生，問這位「胖大姐」：「你喜歡演那一類的角色？」林答：「我喜歡演戲最少而最適合我的個性」的角色！」這回答很使于伶先生驚異，

林榛在舞台上演「美人計」中的吳國太

因為有許多女演員的回答，她們總是自鳴不凡，而喜歡挑交際花，小姐太太等戲最長的角色演。她開始第一部戲，是「圓謊記」，她演一個高貴的太太，和茵子A，B表現了二個不同的型，一個是代表幽麗雅緻的，而一個是代表豪華高貴的，都相當的成功。

之後，她就一直為「上海劇藝社」演戲，直到「上海劇藝社」解散。

後來，她參加了「美藝社」。不久「美藝社」停業，她加入了「苦幹劇團」。

上期猜謎揭曉

一九四五年夏林榛在苦幹劇團在巴黎大戲院上演大馬戲團中反串慕容天錫的化裝。

勝利後，她先後參加過「上海演劇社」，「觀衆演出公司」，「新中華演劇社」等等。

林榛也曾出過碼頭，是在民國三十二年、曾到過北平，天津，哈爾濱，奉天等地。

她第一次上銀幕是在「不了情」裏。現為「文華」基本演員，現在雖無片拍，每月却有一担米的津貼。最近在大同公司拍「江南春曉」。

她能寫一手秀麗的好字，對文藝很有修養，喜讀譯文，最愛看羅曼羅蘭的作品。

她愛喝香片茶，在看書的時候，桌上老是按放着一杯。

她空時又喜歡蕩馬路；在霞飛路上你隨時可以發現她的足跡。

她謙虛，坦白，豪爽，和氣。所以圈內外人都和她很好。

她今年廿九歲，然而還沒有結婚，有人曾問她：「林小姐有了男朋友沒有？」她坦白地回答：「沒有！可是和我接近的男人都可以稱為男朋友！」

哭與笑

袁牧之

常聽見有許多演員說：笑我會笑，哭我哭不來。尤其是女演員更多這般說，他們是以為笑在他們日常生活中是常有的，而哭是少有的，所以覺得哭比笑難。也有的是這麼想，以為哭像是害羞的，在臺上哭似乎更害羞，有這種心理的演員當然是要不得，即是以哭比笑為難的演員，他們也是個錯誤。

我們且一看哭的種種的方法：

僅流淚的默聲哭：鼻發聲的哭：聳肩哭：號哭，搥胸哭，捽足哭：或更瘋狂的哭：……：……。

觀以上所舉，可以看出是由輕的哭，漸至重的哭，演員的表演也祇要把悲的情感一點點加重。哭的時候是僅有悲的情感而再沒有別種的情感，雖然笑得劇烈時也會消出淚，可是那不叫哭。

至於笑，我們再一看笑的種種的方法。嘴角笑：鼻笑：聳肩笑：露齒默聲笑：發聲笑：及其他的笑：……。

上例雖舉得不多，可是我們就拿它們當顏色樣地調起來，就會變成各種不同意義的笑了。

譬如：嘴角笑或露齒默聲笑，有時都表演瀟灑的笑。鼻笑有時冷笑，譏笑輕視笑：有時卻是發聲笑的引線。鼻笑和了嘴角笑，有時便變了苦笑。嘴角或露齒默聲笑和聳肩笑便是悶笑。

加以眉，眼，和其他各部的表情，就更有，狂笑，傻笑：強笑：乾笑：毒笑：和其他種種複雜的變態心理的笑。由是可知，笑是不僅在喜的情感之下，在悲的情感中也用到笑，而且有時還常比笑更刺人的心。

譬如演北爾斯泰的復活中下獄後的Katusha，她要時而哭，時而大笑，在這樣的時候，是哭難呢，還是笑難呢？我以為當然是笑難，因為這時的Katusha悲是當然的，所以單純地表演：悲的哭是比較容易，然而笑卻是哭的再進一步，是含有較複雜心理的表演。

關於笑比哭難，還有個證明，在演哭的時候，雖然演員並沒有真的情感沒有出淚也會感動觀眾，這祇要真不懂得什麼是情感的文明戲演員，有時也會表演得叫觀眾笑：但是笑的時候演員的技巧如其不成熟，便會受到觀眾的批評說：笑得勉強。

這因為表演笑要衰氣足，有時不但用到喉頭的氣，肺部的氣，還有到井田的氣。（平常老用捧腹代替大笑的意思，便因為大笑的時候，把丹田的氣抽空，以致腹痛要捧了）萬一一個氣接不上，笑露了破綻了：但是，笑時的氣是可以繼續的，所以哭比笑為較易於表演。

我想，說『笑比笑難』的演員們，一定是還未吃過笑的苦吧！

× × ×

舞台上的情人

導演者有利用一對情人來扮演劇中的情人。演員們有因了劇中做了一對情人。真的成了情人。但這都不是這裏所要談及的，這裏要談的舞台上的情人。

舞台情人是不管他們先前是不是情人，也不問以後可能不可能成為情人。

舞台情人是一對男女演員，扮演了劇本中的一對男女，而這一對男女在劇情中是一對情人，他們演成一對情人，使觀眾相信他們是一對情人。

假如舞台情人定要選擇一對本來的情人來扮演，這事未免太過難，定要選一對以後有相愛可能的男女來扮演，也未免太過難。

演員之所以為演員，便是要把假的演成真，所以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一對，或兩相厭惡的一對，若扮演了情人，就得演像是情人。

這事有時似乎非常的困難，我曾幾乎和一位麻臉的小姐扮演一對舞台的情人，後來因為她病了，所以換了角色，但是，若真是她扮演，她的麻臉可以用油彩瞞過了觀眾，然而可怎樣也不能瞞過了我，當我向了她的臉對她說：

「你是多麼美麗呀！」

當我這樣說時，我也許會感到好笑吧？

可是契可夫有一句劇詞說得對，人們常對一個不好看的人說她有好看的頭髮或別的，對，一個不好看的人也許有好看的髮，也許有小巧的唇，也許有玲瓏的眼，也許有健全的體格，也許有豐滿的胸膛……

……對了，舞台的情人們抓住你對方身上你所最愛的一點。把這一點漸漸放大，放大，大到你迷醉了這一點，要想接觸這一點，或甚至要有佔有這一點的野心。

如其排演的時候這樣，上演的時候就自然幫助了情感，至於出演的以後，那就可以把對方的缺點來放大，大到壓惡了對方，要是這缺點的大罩不過那美點的大，使你真生了愛，那未不妨就真的愛，結婚，失戀？都隨便，祇要你把舞臺情人演成功，不要失了舞臺的戀，因為你是個演員，你將永遠在舞臺的懷抱！

美點每人多少有，缺點也每人多少有，我曾幾次在排演期中把對方的美點放大過，又在上演的以後把對方的缺點來罩過她美點放大過，又在上演的以後把對方的缺點來罩過她美點。

這是不道德的，也許有人會這樣的罵我，然而我可不曾讓她們知道過，她們祇知道，我是演戲的認真。

CLIMAX

Climax是頂點，便是全劇緊張的最高點，多幕劇裏有頂點，獨幕劇裏亦同樣有頂點。

平常多幕劇的頂點，大概在最後一幕或最後的前一幕，不能有一定，不過至少總在全劇一半的以後，不會在一半的以前，這是我敢這樣說。

從戲本中尋找Climax的方法並不難，祇要抓住全劇最緊張的Struggle便是Climax。

論劇者要懂得Climax編劇者要懂得Climax導演者要懂得Climax批評者要懂得Climax並且，演員也要懂得Climax。

對於演員和Climax我要說的話是：平常所說的Climax是指全劇的Climax而我說演員的表演也有着Clima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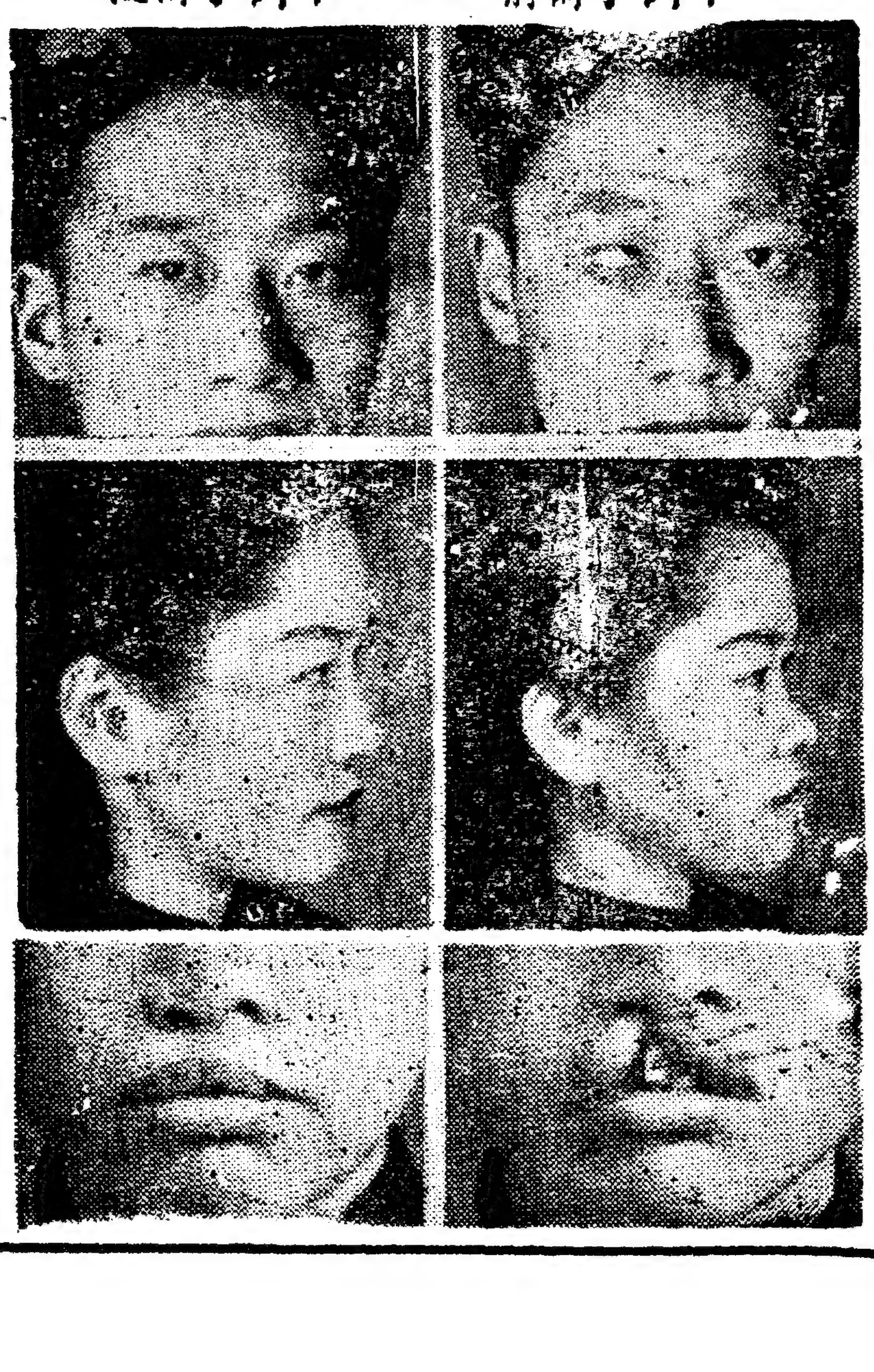
在全劇的Climax中在場的演員我以為是比較主要的角色，所以全劇的Climax也是這些演員的Climax

在全劇的 Climax 中不在場的演員，Climax便是他們所有表演中最較重的一點，最能給觀眾以深印象的一點。

如其，演員在他們表演的Climax中不能演好他們的戲，那末他們其餘的戲就更難給觀眾以深的印象。

（錄自廿九年出版的牧之隨筆）

下例手術前　下例手術後



斜白眼矯正

高鼻術

缺嘴改正

地址——南京路二三三號哈同大樓一樓一二五（抛球場）

電話一三六四四

上海｜整容｜醫院

楊樹蔭醫師

專整

雙眼皮術

高鼻術

斜視 鬥鷄眼 斜白眼

小眼　厚眼皮

假眼　吊眼皮

坍眼　垂簾眼

缺脣　陷眼眶

單耳　厚口脣

羅舜華小姐

經本院改造楊氏雙眼皮術

電影話劇界慶祝大遊行的隊伍

・關鵬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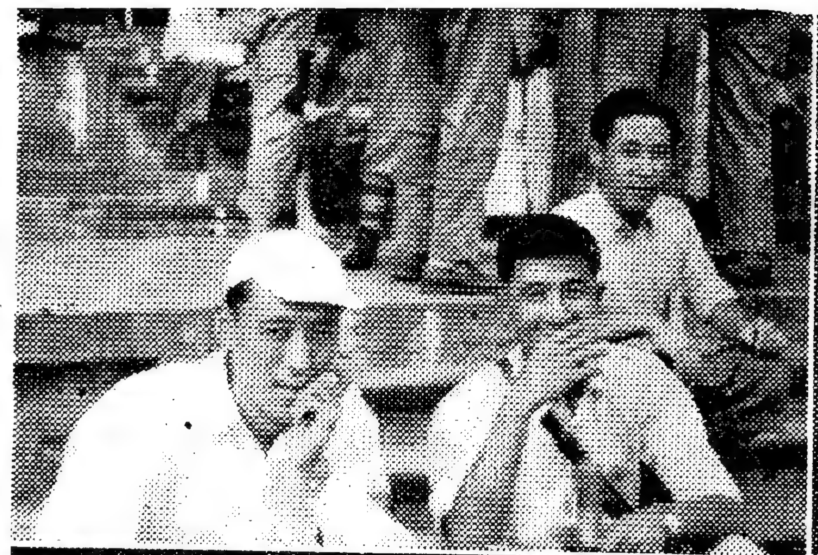
・男女影劇工作者等候出發・

・藍馬敲着大鈸・

・隊伍向跑馬廳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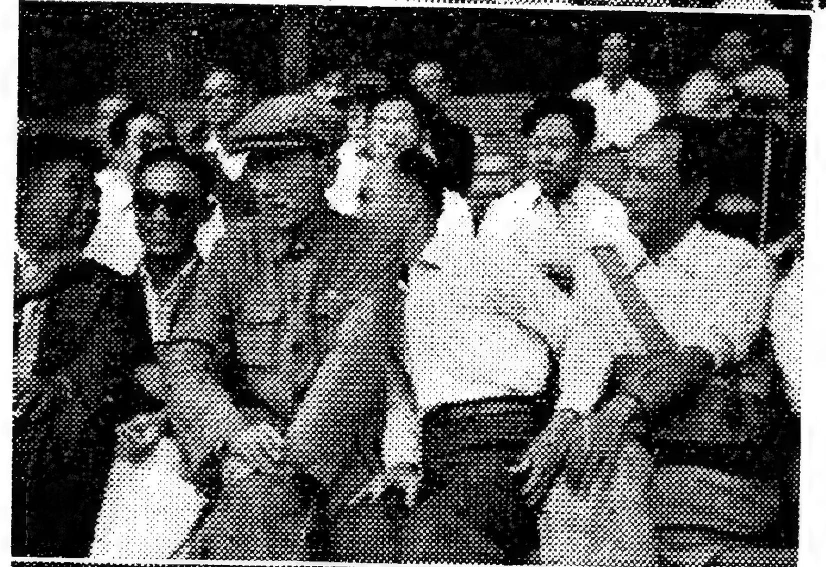
電影界二個大個子，中叔皇，和張翼是隊伍的先鋒。

・在震旦大學集合出發・



魏鶴齡，趙丹，張伐，靜坐等待出發遊行。

・劇影界隊伍排列整齊・



導演鄭君里，應雲衛（戴帽者）坐在一起談話。

・隊長吳永剛指手劃脚，忙於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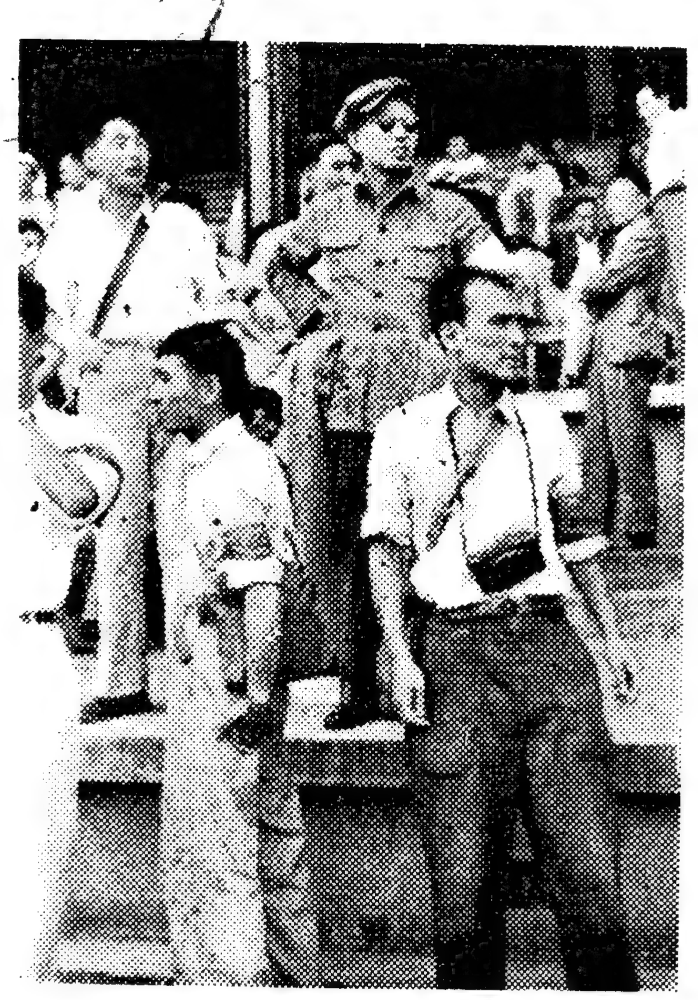
・大塊頭田振東手持火炬・

・劇校校長熊佛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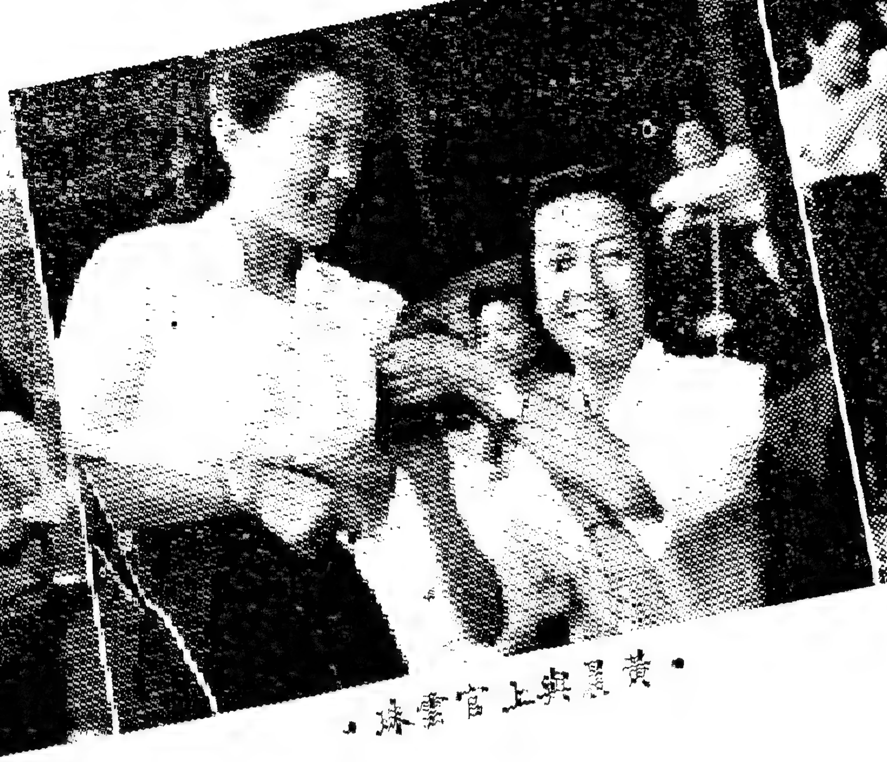
・陽華與崔超明・

・導演孫瑜・

金焰・吳永剛合影



裴冲・吳永剛・石揮



・黃晨與上官雲珠・

・文華場記王小姐與金淑之・

張鴻眉・吳愁・朱莎

怎樣從事拍片工作

常有讀者和影迷來信本刊，要求介紹參觀攝影場，或詢問攝影場上怎樣拍片等等。下面一篇文字，寫着攝影場上的見聞，影片拍攝的程序，和工作人員的工作過程，寫得十分清楚，讀了本篇也就是等於參觀了攝影場

——編者——

電影公司的攝影場裏，普通的都有一所長方形六十尺寬一百廿尺長的大棚，這棚裏鬧轟轟的聲音在喧揚着，有錘擊釘聲，有桌椅搬動聲和水銀燈燈壳子轉移聲：……人頭在棚裏棚外穿進穿出，最忙的這時候是場務和陳設，其次是被他倆指使着工作的小工以及道具間的管理人，佈景師所設計好的圖樣，這時已由工頭指揮領率着工友們把房間的牆片建築了起來，況水匠和漆工部門也都把紙糊好，並滾上了各式的圖案花樣，看起來已是一間很像樣的會客間連餐室的漂亮房子了，此時陳設者已陸續地將字畫掛了起來，桌子上也擺上了許多普通房間裏應該擺設的小道具，副導演這時已在監督，看看每一樣放在佈景裏的東西是不是適合，是不是夠得上線與面的等衡，就這樣的佈置得差不多模樣

中叔皇在「怒吼的中國」化妝美水兵
關鵬攝·

時，副導演須要去化裝間看看男女演員們的演戲服裝，和檢查一下戲用道具，是不是合乎要求了，假使東西不全，這時還可要經辦道具的馬上出去想法，能夠借的，就即通電話到同行廠家商借，總之這在沒拍戲之前大家是在準備着的，但往往也會因為導演通知單上沒有事先開出而經辦道具者要「扳錯頭」，然而辦法還是得想出來，否則就擱一天場地，這種損失是相當大的，所以誰也得慎重其事的有個準備。

同一時間，化裝間也夠熱鬧的了，屋子裏的靠牆長桌上擺着十幾面鏡子，每面鏡子的上空都吊着七十五支光的電燈，這是給每個演員化裝時用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演員，各人都在化着各人的臉面，有些演員扮裝便當的，自己會化的自己化，有些是年輕人扮年老人須要裝鬍鬚，也有為了自己的形象不夠要求而須要假裝「頭套」的，也有要瞎着眼的，或者是要高鼻子的，在這樣情形之下廠長也請着有經常化裝的工作人一個或是兩個，為演員們構思造型和化裝，服裝管理人已按着事先決定的服裝表一個為演員們分發衣帽鞋襪，化裝間的阿媽已為小姐太太們梳好了頭，接着就得把「十克勃」的鑽戒和珍珠項圈等飾物拿出來給每個演員們佩帶上，眼看着演員們都已準備就緒，副導演便將每個人的台詞讓大家對一遍，有些用功的演員在家早就唸熟了，這時都已互相問自己在對

裴冲妙語。

上週慶祝大遊行之夜，劇影人列隊走到陸家浜路，若干北平籍的劇人越走越不認識，沈揚問道：「陸家浜再走過去是什麼地方？」裴冲在旁邊答道：「陸家浜過去就到蘇州了。」他把這條路當做滬甯鐵路了，聽的人都哈哈大笑。

話了，在這個時候，可以聽到那面攝影棚裏傳來一聲長鈴，是告訴大家到棚裏來，工作要開始了，攝影師和助手以及電燈工人都根據着導演指定的鏡頭位置和角度，在打着燈光和描準鏡頭畫面，於是可以看見幾千支幾萬支光的強烈燈光在照明着，天橋離地也有十六呎高，十二呎的佈景板上擱着一排有圓洞可以插水銀燈壳子的燈板，上面站立着二個或三個電燈工人，由攝影師在叫着三號燈往這裏照，廿五燈往那一邊照，情景然是好看，錄音師和助手們也上場了，一隻話筒架子在移，這動着，有時為了一道話筒的影子難以避免，而燈光打起來就寺化上個半小時是很平常的事，所以有時話間像釣魚鈎一樣地蕩空的吊在要講話的演員頭頂上，假使碰到導演要推拉鏡頭，攝影機還得搬上一架四個輪子的車子，這部車子再放在兩道固定地位的木板上，出一個專使工人員責推動，時間與地位都得算準足，才好開拍，這也是麻煩的工作。

燈光都已大致擺好了，導演都一一察看完後，叫請演員上場，演員們到了佈景裏，由導演告以每人站着坐着或走着的地位，讓大家先走一遍地位並對對詞兒，這樣試過三五遍，錄音師同時也在試聽演員所講的話是否合乎要求，攝影師也在注意光線和調節燈光強弱，在那一個撿上加一道平燈光，在這一個身上加一道側光：：：甚至拍起特寫鏡頭時，遇到演員皮膚太粗的或者是麻子的還得在燈上加紗，拍出來臉部比較柔和。

場記這時拿着場記本和鉛筆，已將第幾場第幾個鏡頭裏拍得到的戲用道具及演員服裝，飾物都記錄下來，為了下一個鏡頭要連戲，衣服撕破一隻角或是頭上打破了貼着有樣皮膏，紗布的都要記下來，最後演員走動地位所講對話也一併記下，準備將來剪接時之查攷。

一切服看着都弄好了，導演說聲「正式拍哩」，這時候劇務在關照參觀的人不要站在鏡頭帶得着的地方，假使有羣衆場面的語時演員也都由劇務和副導演安排地位。「正式拍了」！太小的孩子都待領出去，於是錄音間裏發出一聲長鈴，接着大維也敲了起來，燈光閃得耀眼睛，場上靜得一點聲息也沒有，聽到導演一聲「開麥拉」，場記即將一塊黑色上面寫着景號場號的木板，對着鏡頭前面拍的一記，這樣攝影的可以查出這一個鏡頭是接着上面那一個的，錄音的也可以根據這一記拍的聲音剪斷聲帶片，可是往往為了這麼拍的一記，初拍電影的會把對話忘記得乾乾淨淨，即使是大明星有時也會為了這一記聲音而大吃螺司的。

接着便見那隻穿着棉衣套的攝影機，在吼哩的轉動，將所要的人物都攝入鏡箱，到要停止的地方，導演一聲「克脫」！接着問聲音好不好，鈴響兩聲是代表好的，響一聲是代表不好的；OK的話，便改拍別一個鏡頭，NG就得再來一次，所謂「拍影戲」便是如此這般而已！

·葉苗·

張伐在「怒吼的中國」中化裝艦長神情

羣力劇社

虧本五百四十萬元

凌之浩，方伯，邵華，何學初等合組羣力演劇社，在解放劇場演出陞官圖與林冲二個戲以來，已於本月十三日打任，計算結果，共計虧本五百四十餘萬元，從演出到停演計一月有餘，各演員每人每日祇領取車馬費一千元，虧本完全是虧蝕在佈景和開辦費上云。解放劇場地點在虹口，觀衆比較少，也是一個大原因，閒羣力不久將在中區戲院中再度演出，以羣力的堅強的演員陣容，當不難撈回此區區的五百萬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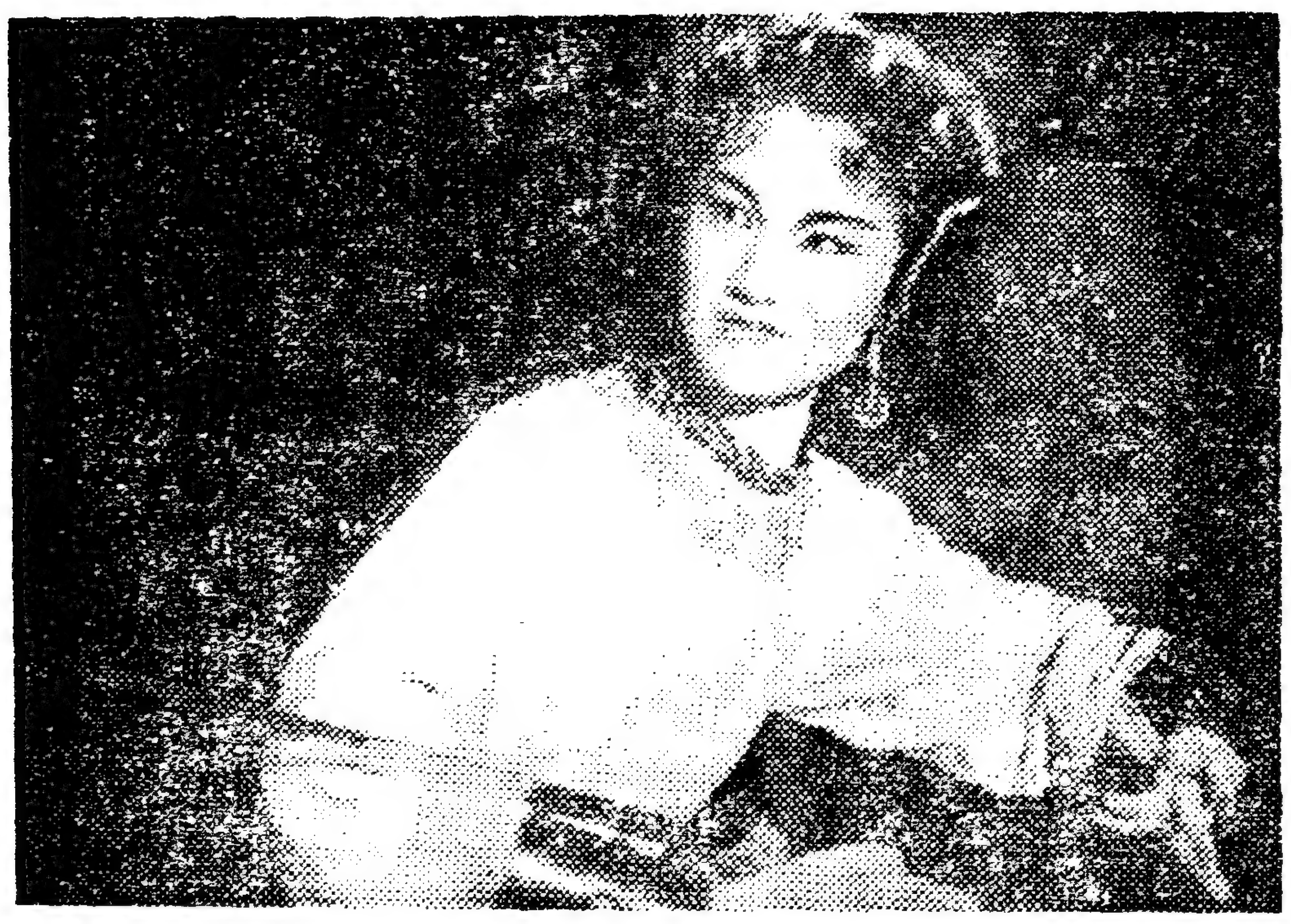
·徐玉蘭英姿·

徐玉蘭王文娟主演販馬記

文華影片公司在解放前後一直沒有叫座的新片出來，最近公映的「錶」，賣座仍是不興，致該公司經濟已極度拮据，同仁等新水聞已積欠三月，月初該公司基本編導佐臨與桑弧為此特往北京，因該公司老闆吳性裁前在香港現已抵京，此去為文華策商大計、文華同仁一面為維持生活，一面鑒於越劇（紹興戲）在目前擁有大量觀衆，特商約滬上著名越劇團合攝五彩紀錄片「越劇精華」內中包括新越劇，第一部為「雙看相」由徐玉蘭袁雪芬合演，第二部「賣婆記」，由竺水招戚雅仙合演　第三部「樓台會」由范瑞娟傅全香合演，第四部「販馬記」為徐玉蘭王文娟合演，前兩部於上月已拍畢，第三第四部現正通宵趕拍中，聞十月底前可告全部完成。越劇，為南方地方戲之代表作，故擁有普遍的觀衆，「祥林嫂」拍攝電影能于各地叫座，即為一例也。

文華同人合資
拍攝五彩片：
越劇精華
·即告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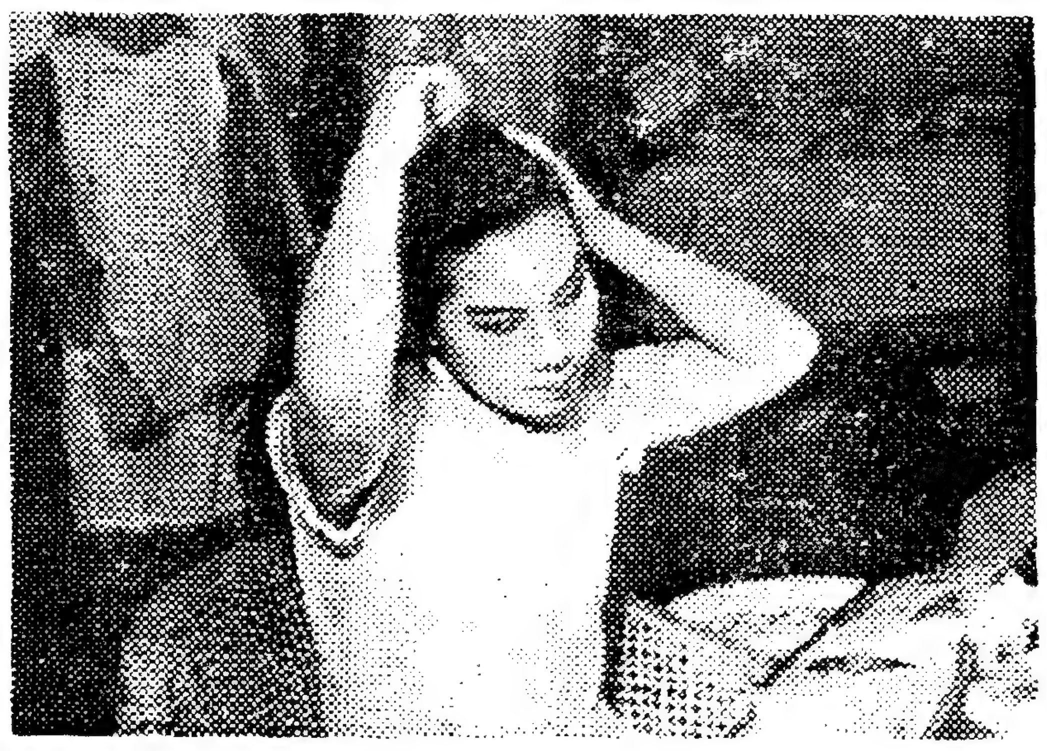
·王文娟舞姿



越劇名藝人

徐玉蘭·王文娟上銀幕

（杜鰲攝影）



·徐玉蘭在化裝中·

·徐玉蘭穿上戲裝·

·徐玉蘭戴頭面圖·

·徐玉蘭與王文娟在「東王楊秀清」中的表情·

東王楊秀清

上月玉蘭劇團全體演員在明星大戲院演出「東王楊秀清」越劇，本刊嚴次平去看了該劇之後，認為是一部越劇中名作，倘若改編拍攝成連環圖畫小書，流傳到民間，一定得得廣大讀者的愛護，於是商得玉蘭劇團的同意，獲得全部攝製版權，由名攝影家杜鰲攝影，該書全部內容，保持全部越劇唱詞和對白，使看不懂越戲，聽不懂紹興話的觀衆也可一目了然，全書由嚴次平編輯，第一二集已出版，每册八百元，可向本社函購部函購。

出版連環圖畫小書

電影劇本 長篇連載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月湧大江流（二）

張珺生著

續上期

說着一面把手上的草藥扔在地下，吐一口唾沫，連忙溜走。

第六場 傷心孀婦尋短見

日落西山，李大媽等各挑一担穀子回家，小菱剛卸下担子，立即跳到裏房去喊娘，跟着傳出一聲驚叫，李大媽跟阿根搶着闖進去，一眼見到張大嫂高高吊在樑上，小菱抱着娘的腿在發呆，嚇得李大媽也驚叫起來，阿根跑過去抱着小菱的肩膀，拚命搖着，喊着，小菱哇的一聲，這才哭了出來，李大媽欲哭無淚，欲號無聲，乾咽着，哭喪着臉轉身奔出門外向隣里求救去，不旋踵這小小房間裏擠滿了人衆，大家束手無策，相對搖頭，大有兔死狐悲之感。

王大嫂心裏明白，只是說不出口，終竟咬緊牙根告訴大家：

「我剛才送藥來，親眼見到曾爺從這屋子裏跑出來，小菱的媽一定是這王八蛋逼死的。」

李大媽聽了這幾句話，恍然大悟，恨恨地自言自語：

「對了，對了，這王八蛋三天兩天來一趟，來的時候總是逼着要租，兇狠得要吃人似的，小菱的媽一定是她逼死的。」

隣：「還不是他逼死的？去年阿福的娘不是為了他怎麼會跳到河裏去？」

隣：「是的呀剛才這王八蛋還到我家來鬧過，連月婦吃的一升糯米也給拿走，說是明天還要來，急得我的女人直跳，尋死覓活的。」

「逼死的人多呢，數也數不清。」

「早呢，剛割稻，過幾天有得逼死人了。」

「過幾天？今天我親眼看見張老爹的穀子剛挑同家就給他們抬走了，咳！」

「財主的心全是黑的！」

「他又不是財主？」

「還不一樣？他是財主的狗！」

「我看連狗都不如。」

大家越說越氣忿，你一句我一句。

「咱們一起到鄉公所告他去！

「去，去！」

羣衆一齊氣忿地說：

「好！去！」

這時一位斑白老農自羣衆中挺身而出，用沉痛而誠懇的語調對着大衆：

去！去幹嗎？鄉長跟財主還不是一個鼻孔裏出氣的，請問大家那一次咱們告倒過他們，那一次不是平空多陪了幾條人命？現在我們種他的田，欠他的租，還有甚麼說的！咱們忍耐吧！現在還不是時候呀！」，一手撫着小菱的頭髮，言下老淚橫流。

衆人聽着，想不出旁的辨法來，悲恨代替了氣忿，低下頭在靜默中退出去。

這可恨得阿根咬牙切齒，他想替小菱報他媽的仇，替天下被壓迫的小菱媽報仇，但是他自己感到渺小無力，恍惚間似乎他自己的氣力長得跟牛一樣，騎在曾爺身上，一拳一拳地落下去，還有無數的阿根也幫着他你一拳我一拳地打着。」

第七場 談虎色變

小菱自從她的娘慘死後，她就跟着李大媽同阿根在耕種的生活裏長大了，現在她已是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阿根停下工作，對娘說：

「這兩天情形有點兒不對，剛才我聽阿牛說，東村已經開始亂抓壯丁了，看起來咱們這兒也難免遭殃的。」

談虎色變，她的娘嚇得睜着大眼睛。

「東洋人滾也滾光了，不是說天下已經太平了嗎「幹嗎又抓壯丁呢？你沒聽錯吧？」

小菱接着：

「娘！你不知道，聽阿牛說又打仗了，去打紅軍共產黨，共產黨就是八路軍，人家不是一樣打鬼子拚死命，好好地幹麼又去打人家呢？真是見鬼，我看總有一天哼，阿根哥你還是到城裏躲一躲再說。」

李大媽大以為然地說：

「對了，孩子，你還是上城裏二叔那邊躲躲去，索性喊你二叔在工廠裏幫你找個活做做，登在有老虎的地方，遲早要給吞進去的，要是有了三長兩短，叫我往後靠誰呢？」

阿根連忙安慰着娘：

「娘！別傷心，我走就是了，可是……」

他為難地看看小菱，又掉頭看着娘，李大媽明白了，堅決地說：

「走走，小菱也跟你一道走，登家裏我也不放心，天老爺瞎了眼睛，你看那老不死的曾爺現在有了錢，又是財主，又是鄉長，簡直是老虎身上長了翅膀，從前逼死小菱的娘，現在又在小菱的身上打起主意來了，走走，明兒天沒亮就給我走，找到了活做，你們索性在二叔那邊圓親算了，我也就了了一件心事。」

提到圓親，小菱羞得什麼似的，低下頭拚命扭着衣襟，阿根也有點難為情，只好硬着頭皮問娘：

「娘！那麼你呢？」

他的娘笑了。

「我怕什麼呀，老也老了。」

第八場 慈母惜別孤兒亡命

夜深沉，萬籟無聲，黑暗朧罩在大地上，賣苦力的耕種者都呼呼地到了夢鄉，阿根的娘在這別離的夜晚，懷着無限心思，愁腸百轉，翻來覆去，再也不能合眼，她伸手撥一撥坑前如豆的燈火，看一看熟睡在身旁可愛的小菱，憐惜地搖着頭，然後輕悄悄地溜下坑，步出前房，聽着鼾聲如雷的愛兒，看了又看，只覺得一陣辣的一陣酸的熱氣透入她心的深處，再由心的深處一股氣冲出鼻子，她的手開始顫抖了，眼淚如斷線的珍珠，撲簌簌地落下來。

驀地裏半天來了一聲霹靂，劃破黑暗的寂寞，全村的人們開始掻動起來了，哭聲槍聲四起，漸漸由遠而近，阿根的娘嚇得欲喊無聲，拚命地搖着阿根，他驚醒了，坐起來側耳一聽，翻身跳下，和娘一起奔進去推醒小菱，娘慌地間打開門窗，阿根和小菱先後從窗口跳出又轉身立在窗前，三人執手相看，眼淚縱橫，娘咬住牙根，抽出手揮之使去，然後迅速關上門窗，阿根牽着小菱，離開窗口，向着槍聲相反的方向在黑暗裏亡命去。

擾動的人們好像一羣可愛的小鷄在荒野中覓食和甜睡，驀地裏一隻大老鷹從天空盤旋而下，嚇得牠們東竄西奔，無處藏身。

第九場 相見不相識

城之極東，離江約模有百餘步的一片荒地上蓋着一列列的茅屋，住着幾百家工人的眷屬，阿根的二叔住在靠江的一列極右的一家。

阿根和小菱在離鄉的翌日傍晚奔到大城市的懷抱來，好容易才找到他二叔住的地方，敲着門。

一會兒門開了，二叔出現在門口，看着阿根和小菱問道：

「你們找誰」？

阿根立即認出二叔，親密地喊着：

「二叔」！

二叔瞠視着他們，以手抓頭，一時想不出誰來。

「你，你是……是」。

阿根笑了：

「我是阿根呀！二叔。」

二叔雀躍起來了。

「呵！孩子，是你呀。」

他開始回憶阿根幼時形狀，指手畫脚地：

「記得你，二叔剛離鄉的時光，你剛這麼一點兒高，現在長得這麼高這麼大了，連你的二叔都認不出來了。」

他指着小菱問阿根。

「她……她是誰？」

阿根笑着答：

「她是張家的小菱呀。」

二叔恍然大悟：

「呵，是小菱呀，更認不出了。」

他推着阿根的背膀，看着小菱說：

「進去！進去！進去坐了再談。」

大家進了屋子，二叔隨手關上門，然後就高聲向廚房間沒姓沒名地喊着：

「喂，喂，出來！出來！」

二嬸聞聲從廚房跑出來，手上還拿着醬油瓶，不及開口，二叔就指着二人問她：

「你來認認看，他們是誰。」

二嬸看一看阿根搖着頭，又看一看小菱，點着頭很有把握地說：

「她，她一定是張大嫂家的妹子小香。」

大家不免好笑起來，二叔說：

「好糊塗，小香老也老了，還這麼嫩嗎，猜麼猜到一半，告訴你，她是張大嫂的毛丫頭小菱。」

二嬸也覺得自己有點兒糊塗，再端睨小菱一會兒：

「那就對了，毛丫頭長得跟她的娘簡直是一個模子裏翻出來的。」

二叔又指着阿根對她說：

「他就是咱們家的阿根呀。」

阿根忙喊聲：

「二嬸！」

二嬸簡直不相信，搖着頭。

「是阿根？」

二叔突然接着問：

「阿根，你們倆口子什麼時候結的親呀，連信也不把你二叔一個。」

小菱羞得入地無門，阿根結舌地說：

「還……還沒……沒呢。」

二嬸也頂他的丈夫一句：

「好糊塗，你瞧她兩條辮子盤也沒盤上去，還像個做媳婦的模樣嗎？」

二叔也好笑起來了，這時候二嬸突然嗅到一股濃郁的焦味，嘴裏喊着，「糟糕！」匆匆忙忙地奔進去，一眼見到從鍋裏一陣陣冒出煙來，鍋裏洋山芋焦得再也找不到一個整的，她焦急地擱下手裏的醬油瓶，翻起衣襟包着鍋耳從爐上拖下來，剛轉身發現醬油翻到桌上，連忙放下鍋子直跑過去，拿起油瓶一看，倒得精光，弄得她又急又好笑。

第十場 談笑風生

二叔同阿根等七人圍坐在圓桌上共進晚餐，二叔斟滿了一杯酒，擱在阿根跟前。

「喝呀！孩子！嚇也嚇夠了，喝點兒酒，定定神。」

二嬸揀了一塊大肉擱在小菱碗上。

「客氣什麼呀，不喝酒也得多吃點兒菜呀！」

孩子們揀不到肉，有的站起來，有的一半身子俯在桌上，三個同一目標地對肉進攻，一塊剛進口，接着又送一塊進去，二嬸瞥眼見到，連忙站起來，一個個拉下來，邊說着：

「下來！下來！一會兒工夫不見就掃光了，客人還沒進嘴呢。」

二叔接着說：

「讓他們吃好了，又不是外人，講起來孩子們也怪可憐的，整年裏難得才嚐到肉味。」

阿根一心想着進工廠的事，不放心地問二叔：

「二叔，你剛才說進工廠的事，有希望沒有呀？」

二叔故意拍着胸說：

「這個包在你二叔身上，廠裏正要人呢，這也是你的運氣好，一來就碰上了。」

說着又斟着一杯酒在阿根跟前。放心好了，你的事情絕對沒有問題。

阿根接着：

「那麼，小菱的……」。

二叔猶豫地：

「小菱，你二嬸的意思，先到賈司令家裏幫了工，這……」

二叔說到這裏，不覺轉入沉思，他想：「這倒也好，將來廠裏有了事情，消息也比較靈通。」他發覺自己有些失檢，忙自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看一看二嬸，轉向阿根，開玩笑地說：

「不過，小菱的事，就不見得你二嬸有把握。」

二嬸白了他一眼。

「怎麼呀！一口黃湯剛落肚，就嚼起你奶奶的風涼話來了，小菱，你別信那老糊塗的話」

說到這兒又揀了一塊肥肉放在小菱碗上，故意仿着她丈夫的語氣說：

「你放心好了你的事包在你二嬸身上。」

這麼一來把大家笑得合不攏嘴來，連孩子們也莫明其妙地放下筷子，拍着手叫「好！」

第十一場 進身有路

二叔同阿根立在製造室沈工程師的辦公桌前，沈一邊看藍圖，一邊對阿根的二叔說：

「好吧，就這麼決定，讓你的侄兒來試試看。」

他看一看阿根壯得跟牛一般的身體，滿意地帶笑說：

「當小工的，只要有力氣，肯賣力，準沒有問題的。」

二叔忙向他道謝。

「那要謝謝你了，沈工程師。」

沈也客氣一句。

「沒什麼」！

這時賈管理員出現在門口，看了二叔一眼：

「你來幹麼？」

二叔心裏有點兒害怕：

「沒幹麼。」

二叔連忙向沈一鞠躬退了出來，阿根不自然地忙跟着二叔也來一個鞠躬，沈略欠身，叔侄二人剛退出門口，就聽到賈對沈說；

「老沈！別理他！這傢伙越來越放肆了，動不動就想鼓動罷工，我家叔叔賈司令說，總有一天給他點兒苦頭吃吃。」

老沈只好含糊地「唔」了一聲，仍舊看他的藍圖去，室內的職員聽到他這一套肉麻的話，都嗤之以鼻，有的低聲笑着說。

「我家叔叔還要加上賈司令三個字，哈哈哈！」

有的說：「這種人什麼話說不出，肚子裏裝着一把草，什麼也不懂，不是憑着他家的什麼真假司令，那一個工廠裏要他呀！」

「你不知道，他不是來管理工場，不過派到這兒來做眼睛罷了。」

賈又接着問沈說：

「老沈！那個混蛋帶了一個小影子來幹麼！」

編後話

·張珺生

珺以家庭環境關係，經年接近工農，對工農生活，每多感觸，顧反動勢力鴟張，智者擬足投跡，捲舌同聲，以求自保，珺雖有心，末由見諒於世人，今茲時代轉變，正義伸張，乃本素昔之觀感，循毛主席指示之文藝方針，草編此劇，特芻蕘之作，舛誤必多，本不敢貿然問世，幸吾師孫瑜先生多所指正，訓勵有加，珺也不敏，焉敢自薄，草草成章，尚望海內賢達，不吝賜教。幸甚。

歐陽予倩，曹禺，張庚
分任國立劇校正副校長

北京國立戲劇學校已發表由歐陽予倩任正校長，曹禺張庚為副校長，前南京舊劇校學生已全部移往，聞本學期仍將開學。

董克毅將由港返滬

攝影師董克毅由港來信，謂定下月中由港轉道返滬，並希望能加入公營製片廠工作，為人民服務。

張伐嗜觀紹興戲

電影話劇工作者們對紹興戲發生興趣者甚少，惟張伐有偏嗜；常獨自一人去看越劇。前晚張伐又發現在蘭心樓上聆「三上轎」。

公營製片廠演員聘定

公營上海電影製片廠已組織成立，陣容堅強，除編導正在徵聘中，演員已聘定有趙丹、藍馬、吳茵、黃宗英、上官雲珠、張伐、衛禹平、孫道臨、張鴻眉、丁然、沈揚、韓濤、金燄、秦怡、穆宏等加上前中電原有人馬，聲勢更為浩大。

歐陽莎菲眼病復發

歐陽莎菲，連日來在「上聯」廠為「新中華」趕拍「太平橋怒潮」極為疲勞，致舊疾眼病復發，刻正延醫診療中。

洪警鈴加入電化劇團

洪警鈴自解放後一直閒着無事，最近經友人介紹入李昌鑑領導的電化通俗話劇團工作。

大中華計劃完成江灣攝影場

在各私營影片公司加緊生產聲中，靜止狀態中的「大中華」也預備迎頭趕上，一方面去電香港，催促「張汶祥刺馬」、「宏碧緣」二部新片速設法運滬，一方面將舊片「花外流鶯」、「風雪夜歸人」等重映，以便集資完成在江灣的攝影場，隨後羅致人才，重振旗鼓。

全國性電影會議將在京開幕

最近北京將舉行全國性之電影製作及發行會議，滬上公私各製片廠均已派代表前往出席，香港方面，閻永華，大光明，長城，大中華等亦已派有代表參加，今後各製片廠之製作方針演員待遇，統一發行等均將提出討論有所決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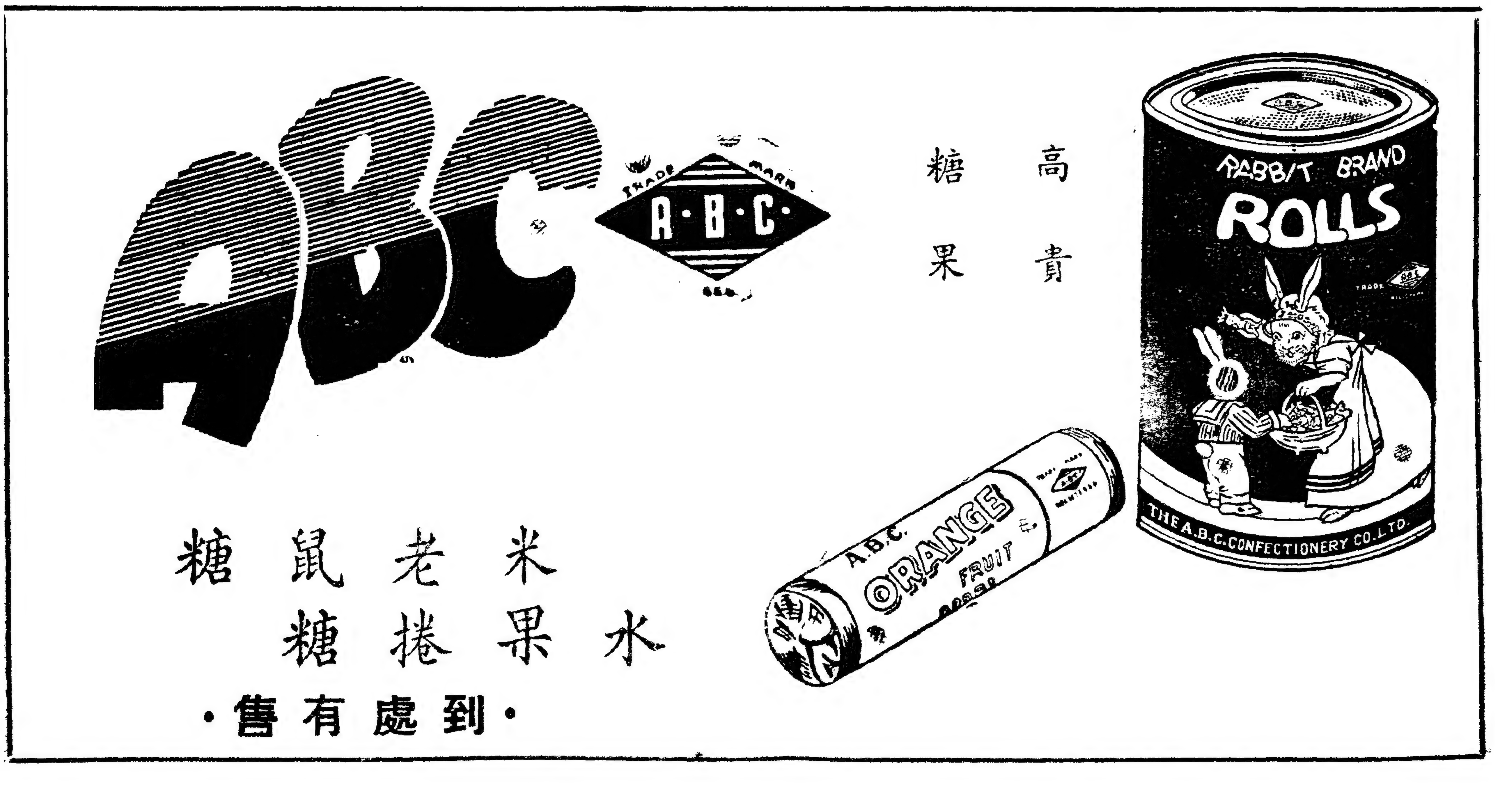
★ ★ ★

老明星宣景琳重上銀幕

「大同」新片「望穿秋水」即將完成，該劇為蘇聯作家「西蒙諾夫」原著，為珍視我們國際友人不凡的藝術作品大同製作時特別審慎。

緊接「望穿秋水」，「大同」棚內已搭起「自由天地」的佈景，這個戲，原來的定名是「月上柳梢頭」。為趙清閣在重慶時的文學作品，張石川特約二十年前的老伙伴于廷勳加以改編，經過幾番研討，「大同」用盡手腕，請出慘勝後從未拍過電影的周曼華主演，男主角也已約妥喬奇担任。「大同」為使陣容堅強起見，再請老明星宣景琳出馬；其他演員有張鴻眉、高博、朱琳等。這是大同成立以來最浩大的陣容了。

前天已開拍第一堂佈景，一共拍了十四個鏡頭，導演為黃漢，他和演員們共同地研討攝影場工作，這是解放後拍片的一個新的表現。



上海幾家私營製片廠的近貌

·小地·

崑崙

崑崙公司自「三毛流浪記」後，「烏鴉與麻雀」最近即將攝竣，聞接着要開拍孫瑜導演的「武訓傳」和蔡楚生的「西湖春曉」。

「武訓傳」，在解放前是僞「中製」拍攝的，因此「武訓傳」的內容，很多地方被歪曲了，現在經過了原導演孫瑜大事改正後，片子的內容較前充實和明朗得多了。

崑崙一部份人聞最近將入國營製片廠去，如果這個傳說證實，則將來崑崙的實力要不如從前了。

文華

文華公司是吳性栽獨資創設，擁有編導人才甚多，但在目下已入於半停頓狀態，除五彩越劇片，（同人合資拍攝）外。新片攝製消息一點也沒有，吳性栽由港去京，佐臨，桑弧由滬去京，與吳性栽晤談，共商「文華」今後大計。

「文華」在滬同人每月祇有維持費一担五斗米，對於公司今後興亡萬分關心。

該公司總經理陸潔日前亦奉電，於廿二日離滬趕往北京，聞最近在京舉行老闆影計初步會議，原則已有決定「繼續努力」細則正在商談中。

× × ×

國泰

「國泰」周伯勳，有個力爭上游的計劃遞給柳中浩，目前先組織了一個「藝術委員會」。委員除周伯勳自己外有應雲衛、徐昌霖、包蕾、李天濟，再想拉進丁力。

由應雲衛為製片部主任兼藝術委員會主任委員，關於今後攝製新片的劇本，事先都得通過藝術委員會的審閱通過，然後再交製片部籌備開拍。

在目前，除了業已開拍「江南春曉」（原名唱出一個黎明來）外，尚有「猛虎離山去」和「魔舟喋血記」二部，在加緊準備中。

× × ×

大同

大同的情形比較來得穩些，據說這和張石川的「坐鎮攝影場」有關，張石川有控制攝影場的絕大權力，因之全片的完成，在時間上也有了把握：大同佔了這個勝利，目下的情況就比較好些，而好像又有多少擴展的跡象，新設業務部已在中央大樓辦公，人家都想法在緊縮，大同卻在招兵買馬，這也是電影界近事中的喜訊。

大同新片「望穿秋水」日內即將完成，目前正籌備拍攝，趙清閣編寫的「自由天地」。業已決定請闊別銀壇已久的周曼華担任，男主角為喬奇。

× × ×

「上聯」

上海聯合製片廠，廠設大木橋國泰對門，是一家新開的，該廠是編劇家葉逸芳等合資所設，該廠在解放前即建成，可是運氣不大好，兩隻攝影棚剛造好，那次颱風卻把兩隻新棚一齊吹塌了。後來經過重修，一隻勉強可用，租了給「新中華」拍「太平橋怒潮」，現在第二只棚正在加緊修造，記者昨天走過，快要修好了，該廠成立以來，本身一直沒有拍過片子，據說在「太平橋怒潮」攝竣後，自己就要拍片，劇本正由葉逸芳自己在寫，預定先拍一部滑稽片。

× × ×

華光

「華光」華光製片廠，自從上次颱風把攝影棚吹塌後，好像一交跌了爬不起來，再加所攝「小皮匠」因內容荒謬，遭到了禁止上映，經濟格外困難，於是一直亦沒錢修竣，工作就此無形停頓下來，工作人員現在都到「上聯」去，短期內無復活的跡象。

× × ×

「蘭心」

蘭心製片廠，運氣亦不好，上次颱風光臨卻亦沒客氣把它獨隻棚全部吹倒了，該廠為韓蘭根獨資所設，本身亦沒有拍過片，成立以來，專門出租，最近韓蘭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東借西拉，總算把倒塌的地方修好了，可是一直到今天，尚無人前往租借拍片呢。

× × ×

其他幾家租借攝影棚拍戲的，有「嘉年」「華僑」「黎明」「新中華」四家。

「嘉年」現在購下了「人獸之間」已在續拍，聞又定了六萬尺底片，準備再拍三部新片。

「華僑」已決定請沈浮導演一部新片，定名「開天闢地」，一切已在籌備中。

「黎明」亦準備短期內拍片，劇本已請吳鐵翼編寫中，劇本完工就要動手。

「新中華」第一片「太平橋怒潮」陳翼青導演，葉逸芳編劇，（歐陽莎菲，張翼，呂玉堃，周起等合演）。已決拍好，現正剪接配音中，不久即可上映，聞第二片亦在計劃中。

女演員改換裝束

藍布褲子毛線衣

一般女演員最近盛行穿藍布西裝褲子上身毛線衣，首先是汪漪、張鴻眉在環龍路攤頭上，每人買了一條。之後其他演員都紛紛效顰，有人買不到合適的就定做。價錢實在不貴，每條不過四五千元，朱莎、金淑之等都每人做了一條，上身自已打一件毛線外衣。他們的理由是：既便宜，又堅實，又不必愛惜，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坐，不怕髒，最方便的是穿了長褲之後，動作洒脫隨便，伸腿邁步都不用拘於女兒情態了。這種既便宜而又非常輕便的服裝，在此崇尚節約聲中，倒是值得大家效尤而提倡的。

黃宗江朱嘉琛在南京文工團

黃宗江和朱嘉琛自從參加了南京文工團，起先還有點過不慣，最近已極愉快了，齊衡和殷子也在一起，這次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南京在玄武湖舉行了盛大的園遊會，他們都曾參加演出。

東影六部新片

正在加緊攝製

東北電影製片廠攝製的藝術片除「橋」和「回到自己隊伍來」等已先後運滬公映外，尚有六部新片正在加緊攝製，前兩部短期內卽可殺青，玆獲悉該六片片名及每片之編劇與導演人姓名，特為列誌於后．（一），「光芒萬丈」，陳波兒編，許珂導。（按該片將於十月底攝製完成，不久卽可運滬放映）（二），「白衣戰士」，王震之編，白魯導。（四），「戰鬥的內蒙古」，于學瑋導。（五），「沒有戰爭的戰綫」，伊明編導。（六，「趙一曼」，于敏編，沙蒙導。

馮喆在港歸心似箭

馮喆在香港工作，歷時已久。去年冬天，他的未婚妻張光如曾演出「萬里尋夫」，由上海趕去結婚。上海的許多朋友，當時均獲得喜柬，只是沒有吃到喜酒。

最近馮喆託人由香港帶來口信，說他們在上海解放後，就歸心如箭，急於準備回來；但因工作沒有結束，難以成行。現在祇等未了的最後一場戲拍好，決將設法購買赴津輪船票北上轉滬了。

喬奇大吃香

在男演員羣中，近來喬奇很吃香，正有二家電影公司和一家劇團在爭聘中。「國泰」找他簽訂基本合同，「大同」請他拍「自由天地」一片。解放劇場的「俄羅斯問題」又找上了他。

× × ×

張翼最近又添了一位千金，自結婚到現在，一共生了五個女孩，他自己也說是產女專家。

× × ×

顧而已最近準備攜新片「水上人家」拷貝由港搭輪到天津，轉道來滬辦理發行事宜。

× × ×

石揮白穆在工廠表演相聲

石揮和白穆的「相聲」，自上次勞軍在電台上播音後，已經大家都知道了。

文華公司編導團前次到鴻章、統一、崇信等紗廠去，為集體創作劇本作實地考察，各廠的工友看到了他們都要求石揮白穆表演「相聲」為了要進一步的接近工人，他們每次去就由石揮和白穆表演一次，弄得工友們哈哈大笑，鬧石揮的「相聲」以「當舖朝奉叫黃包車」說得最精彩。

廣州解放新片湧到

香港「永華」「長城」「大中華」以及「大光明」等各公司攝製的新片，前因交通關係，頗多未曾運來。港地各公司聞訊後，大家都將拷貝存在廣州。捷報傳來，廣州解放，此間幾家影院莫不高興異常。因為就有不少新片可供上映。

拍電影靠天吃飯

我們在電影裏常可看到花園馬路，或是其他風景的鏡頭，這些都是所謂「外景」，卽外面的景緻，拍電影是少不了外景的，可是拍攝外景一定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攝製，一下雨，或陰天就此完結，記得有一公司外景隊到杭州去拍外景，可是天不幫忙，連下了十多天的濛濛雨，弄得這個外景隊住在旅館裏「孵豆芽」，急急的打電報給公司要電匯款子，因為天雨，他們無法開拍，今天等，明天等，把原來的預算用光，天却還沒有晴，所以拍電影亦要靠天吃飯的。

陳燕燕在天津上演秣陵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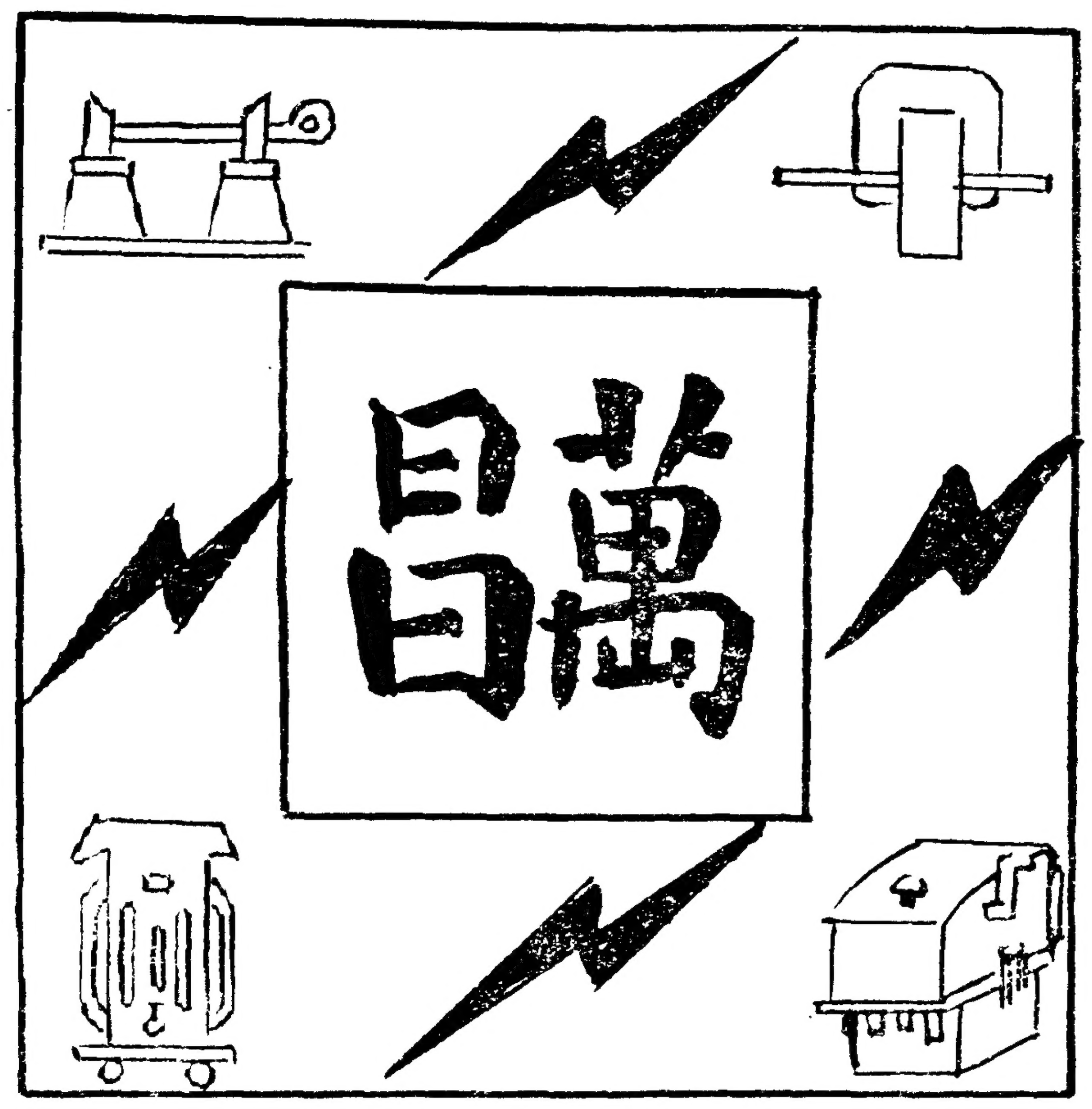
陳燕燕王豪到天津演話劇的消息，本刊上期已有報道，關於陳燕燕演話劇，原為許多人懷疑，尤其團內人都不敢相信，因為陳燕燕發音非常輕微，極不適合於演舞台劇，可是消息一再傳來，證實他們已於十二號起在天津美琪戲院上演，第一炮是三幕四景古裝悲劇「秣陵風雨」，由唐瑰秋導演，王豪舞台監督，徐華園林默予都有演出，雖以上海影人來號召，但賣座却不好。

萬昌電機製造廠

主要出品

油開關

高低壓令克



主要出品

變壓器

配電盤

上海大名路二六三號

電話四六〇四八　電報掛號五九七八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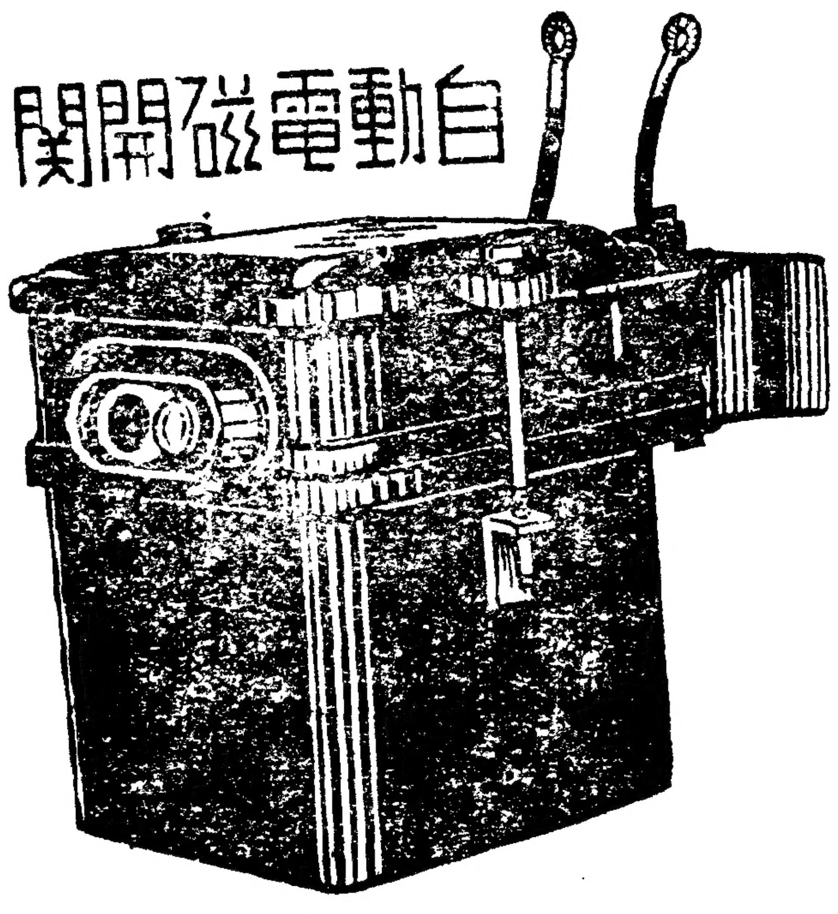
興中電機工廠

復興東路七八六號

電話(〇二)七一六九一號　電報掛號五六〇五六九

主要出品

鐵壳鉛絲箒，承定一切電氣附屬品，兼修各種電器用具·



主要出品

變壓器，變流器配電盤，油開關令克，電磁開關，起動開關，

RCA

MEDICATED COUGH DROPS

潤喉止咳糖

主治：傷風咳嗽 氣喘喉痛 失音口臭

功能：止咳保嗓 消毒滅菌 預防一切傳染病

上海天明RCA藥糖廠出品

中國道德油廠

本廠出品各種食油純潔無比不攙雜質向以準衡足量價格公平竭誠服務為宗旨承愛新老顧客敬祈源源賜顧指教無任榮幸。

電話購貨 不取送力

★總管理處電話★八四八八五

服務電話八一〇一七

·四一九九一· ·五〇五五七·

總發行所 上海寧海東路一五八｜一六四

第二發行所 上海吳淞路一三九號（武昌路口）

第三發行所 上海周家嘴路二八六號（鴨綠江路口）

志成無線電行

電話九九二四〇

無綫電專家

★專營各式名貴收音機★

★專售各種無線電材料★

精工修理 負責保用

長期薄利

貴州路麗都大戲院隔壁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